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隐秘日记

我家的夫妻生活

[illegible]

[illegible]

COAY Books

目录
Content

- 第1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)
- 第2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2)
- 第3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3)
- 第4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4)
- 第5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5)
- 第6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6)
- 第7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7)
- 第8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8)
- 第9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9)
- 第10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0)
- 第11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1)
- 第12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2)
- 第13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3)
- 第14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4)
- 第15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5)
- 第16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6)
- 第17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7)
- 第18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)
- 第19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2)
- 第20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3)
- 第21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4)
- 第22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5)
- 第23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6)
- 第24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7)
- 第25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8)
- 第26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9)
- 第27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0)
- 第28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1)
- 第29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2)
- 第30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3)

- 第31节： 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4)
- 第32节： 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5)
- 第33节： 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6)
- 第34节： 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7)
- 第35节： 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8)
- 第36节： 第3章 五家有女(1)
- 第37节： 第3章 五家有女(2)
- 第38节： 第3章 五家有女(3)
- 第39节： 第3章 五家有女(4)
- 第40节： 第3章 五家有女(5)
- 第41节： 第4章 我们的时代(1)
- 第42节： 第4章 我们的时代(2)
- 第43节： 第4章 我们的时代(3)

第1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)

第1章

1

刚打出"我家夫妻生活的100个细节"的标题，常乐就跑了过来，对着屏幕指手画脚了半天。我怀疑这娘们儿有特异功能，感觉出奇得准确。有时她甚至能侦察到我的潜意识，看来还真是做特工的料。跟这样的娘们儿生活在一起，我不得不时时绷紧了神经，生怕被她捕捉到一点什么，在时机成熟时作为指控我的证据……

她说：

"第一，"夫妻生活"容易让人误解--尤其你们男人，尽往那方面想--可以改成家居生活或者家庭生活。"

"老婆大人，不存在误解，我就是想写那方面……"我戏谑道。

"你敢。"她声音不自觉地大了起来。

"第二，"我家"两字去掉--我说呢，怎么看来看去总觉得没安全感！"

我删除了"我家"二字，说："好了，这下安全了。"

常乐似乎也还满意，轻飘飘地走出书房，唱"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……"

他娘的，这模样，还伤悲呢。好了，她走开了，我也就清净了，今晚还想码2000字呢。但正当我要继续工作时，歌声戛然而止，她又飘了进来，幽魂一般。

"还有，第三，"100个"不好，改成"若干"吧。"

""家居生活的若干细节"？常乐，你不觉得这有点像"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"之类的庄严文件么？你没发烧吧？"

"听我的，错不了！"

"真的要修改？"

"真的要修改。"

"那，除非你答应我现在……"我嬉皮笑脸，"否则拒绝修改。"

常乐看着我的嘴脸，很快领会了我的意思。她撇着嘴批评了我一通，当然不只是我，她骂遍了普天下所有男人。

""若干"多好呀，不限死，你想写几章就写几章！"她说。

晕哦，我差点被她呛死。

2

其实，没安全感的应该是我才对。

自从常乐学会了聊QQ，并掌握了如何查看聊天记录，我就时刻紧绷着神经。我喜欢和MM聊天，而且一般不愿意删除消息，好在无聊时翻出来，作为反刍的资料。

有一次我上厕所回来，常乐便在翻看我的聊天记录。我刚走到电脑边，她立马站起来，不由分说将我推出书房，锁了门。我懵了，自己仿佛正一丝不挂，接受着她的凌辱、唾骂！这一次我们爆发了猛烈的争吵，事情来得太突然，在平静的日子里，就像平地一声雷。

第2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2)

"伍汉！你他妈的真不是个东西！还"热爱"呢，你热爱去啊！--"她一边呼闹着，一边竟打起哭腔来了。

"你有完没完？网络上的东西，你能当真？！你愿意的话，这里面一百多个好友的聊天记录你尽可以去看，尽是情啊爱的，你都要去计较吗？真是！"

她呼闹，我就要咆哮，分贝得翻一番，这样的话我才有理，才能让她醒悟是自己多心了。先开口的未必会赢，后闭嘴的才算胜利，的确是这样啊。当然，在咆哮过后，我还是冷静、温柔地善后了一番。其一，我说网络聊天说穿了都是游戏--你怎么能对一个游戏当真呢？其二，我重申自己对她的政策，就好比国家对于改革开放的政策，"是一贯的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，是不会轻易改变的"。其三，我给她也申请了QQ号码，让她无聊时也可以和朋友聊天--只要不和陌生网友见面。

这一次总算就这样混过去了，但也不是没留下后遗症。每次打开QQ，我就会有所警觉，常乐也同样会有所警觉。自打看过一个叫《成都，今夜请将我遗忘》的片子后，她曾想效法里面的王大头、陈重，也在电脑里植入木马程序，好对我的聊天内容进行实时监控。不过我相信，以她目前的电脑水平，要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。不过在日常生活中，一旦碰到相关的话题，她总要不失时机地刺激我一句，比如："当然了，像你那个阿湘……"

于是，茶余饭后拣哪些话题作为谈资，我也不得不留点儿神了。

4

七年前我在P分公司上班的时候，为了联系方便，送了常乐一个MOTOROLA 2988手机。那时候小孩还不到一岁，她带着我们的孩子--镜子，大部分时间住在娘家。

手机卡是我给她办理的，神州行。铃声也是我给选定的，她一直没动过。包括亲戚朋友熟人的电话号码，也是我帮她存进去的。所以，手机里存了哪些人的号码，她自己并不清楚，也不去翻看，要来问我。哎，没办法，她人笨啊。常乐不思上进，从这里可见一斑。后来手机被小孩放到水里面去玩耍（也真幼稚得可以），再也不能用了，常乐气得脸红脖子粗，哈哈。我让她再买一个，她舍不得，说："免了吧，反正我也打不了几个电话，家里又有座机。"

第3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3)

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一年。我没办法再和她短信寄情了。去个电话，总是岳父老子接的，免不了要和他寒暄几句。好比进机关大院，事先总得经过门房那一关，经受一番盘问，次数多了就有些气馁。

直到后来我见异思迁，看上NOKIA 3250之后，常乐才又有了自己的手机，也就是我用过的那台NOKIA 6100。换了新外壳，倒也像新的一样。常乐对于手机，完全视为一种实用工具，没有任何把玩的兴趣。我想，即便送她一部N95，她也不会有什么特别的表情。这或许可以理解为宠辱不惊吧，但同时也说明她缺乏对新生活的热情。我因此笑她："你年纪轻轻就把一切都看透了，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"常乐说："我没想把一切看透，我只要看透你就行了。"

在家无聊，拿起手边她的机子翻着玩。里面的短信，发信人清一色的伍汉伍汉伍汉，这也足见她的交际圈的狭窄。而最新一个电话的拨出时间，已是三周以前。那是一个下午，她忘了带钥匙，只好打电话向我紧急求助。

有一个事实，我不妨骄傲地说出来：常乐是纯情的、良善的。嫁给我虽然并没有多幸福（起码物质上并不富足），但她平静地过着日子，没有嫌东怨西，也没有一日千里的野心。这使我即便在面对生活的强大压力时，仍能平静以待，甚至甘之如饴。

倒是我自己的手机里，毫不隐瞒地说，隐藏过多少罪恶……

5

我敢打赌，常乐还没有睡着。

因为，刚才我关电脑时，她还在看电视哩。又不是小孩子，不可能那么快入睡的。这娘们儿怎么不理我呢？对此我反省了一番，没发现自己有什么过错：一、现在才十点半，这个时候睡觉并不算太晚；二、我洗了脸、洗了手脚，虽然没刷牙，但睡前不刷牙在我是家常便

饭；三、晚上我一直在整理一些文件，没开QQ，她没有必要担心我泡MM；四、我手机里面没有任何会引起她不安的信息；五……

那么，我到底哪里招她惹她了？推了几下，还是死猪一般不动。可见女人真是不讲道理的动物！

"常乐！你怎么回事啊？！"

还是没有动静，连呼吸声都微不可闻。她躬着脊背，像一个大大的字母C。这使我愈加觉得，她还没睡着。这娘们儿，也真忍得住！但我已经忍不住了--

第4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4)

"去你妈的！"我嘟哝着，已是作放弃状了。

这一招还真管用，她踢了我一脚。

"怎么啦？有病！"

"你才有病！"她气愤地说，"也不想想，黄莲在的时候，你那张脸！……"

噢！我知道了。晚饭过后，楼下的黄莲带着小孩来我们家玩过，但因为是常见面的邻居，我没有太多友好的表示，兀自在书房里守着电脑整理我的文件。其间到客厅倒过一次开水，听见黄莲在摆阔说什么又准备买房子。我一阵厌恶，脸色可能是不太好看。常乐大概觉得我对那婆娘不够友善，使她觉得难为情吧。

对于这件事，我觉得我和常乐无法沟通。我因而沉默下来，彼此一夜无话。我也弯成一个大大的字母C，反方向的。从空中看下来，我们应该很像一个手写体X吧。

我们这栋楼里，至少有10个年轻的全职主妇。有时看到她们散坐在楼下草地上晒太阳或者织毛线--常乐大抵也在其中--我就有一股说不出的恼闷。年纪轻轻的，天气也这么晴朗，何况家境大多并不富裕，为何不能寻点事情做做，哪怕一个月挣个几百块钱？更要紧的是，长期这样虚耗下去，人就变得越来越懒，越来越没有斗志，甚至自卑得不敢和那些哪怕很熟的上班族交往。不知别的男人怎么看，反正我觉得，如果自己的女人自我异化成一个保姆，心里就十分别扭、难受……我和常乐说过很多次，并为此发生过激烈的争吵，最终仍不了了之。我也知道，客观上的就业困难，包括社会的、自身的，短期内无法克服，但这毕竟是次要的；关键的因素，是自己不重视，不认为自己眼下的生活处境，有多尴尬和难堪！

正因如此，我一看到常乐和那帮娘们儿在一起，就认为她交友不慎，气不打一处来。这就是为什么看到黄莲来了，我没有好脸色。不

止于此，黄莲因其老公这几年包工程赚了几个钱，最爱到处显摆。先是违规生下第二胎，然后又见人就吹嘘看房经历，某某园啦，某某成熟小区啦，某某香墅啦，令人听得直作呕。亏得那些聚在一起的娘们儿，听了她的吹嘘，还表达出艳羡的神色……

说实话，对于常乐眼下的生活状态，我甚至有一点羞耻感。和久不谋面的同学或旧友相见，当对方问起这方面的事，总不免有些自哀，有些窘迫和慌乱。这一切，常乐替我想过吗？没有缺胳膊，也不曾少腿，那么，她会于某一天清晨陡然醒悟并毅然踏上自我振作、重新起步的新生之路吗？如果是这样，即便要面临诸多困苦与挫折，即便最终未获成功，我也会为她击掌、欢笑！

第5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5)

是的，即便不成功，起码脱离了那个圈子。能走出第一步，也就可喜、可期……

8

"伍汉！我要和你离婚！--"

几年来，这句话一直回响在我的耳际。是的，直到现在，我依然记得当时的一些细节：音量是超高分贝，感情基调是悲愤至极，我的状态是从熟睡到忽然醒转、从懵懂莫名到惊恐莫名。时间是2004年5月8日零点左右。

晕眩了两秒钟，我下意识地想，出什么事了。当猜到常乐狮子吼的大致原由后，我以闪电的速度让自己迅速冷静下来。--这时的所谓冷静，其实是展现无辜者在蒙冤后的一种正常反应。我因而咬牙切齿地说：

"什么事嘛！半夜三更的，你他妈的发什么神经？！"

考虑到父母就睡在隔壁房间里，我尽量压低音量。不知他们有没有听到刚才常乐那一吼，如果听到了，肯定会很难堪、很难过。媳妇竟当着他们的面，不，是当着他们的耳朵，扬言要和他们的儿子离婚。这如何使得？

心里堵得发慌，痒痒得不行。但这是夜分，父母又在场，我只得将所有的情绪一股脑儿按捺下去。常乐上得床来，拉被子的动作十分粗鲁，却没有再说什么。我也趁势侧向一边。然而我们都睡不着，因为负了气，辗转反侧，彼此闷闷地捱到天明……

一大早，大家都起了床，窗外晨曦初照。常乐在厨房里下面条，准备早点。母亲帮着择葱。女儿正偎依着爷爷，在给他背诵《如梦令》和《塞下曲》。我从常乐和父母的脸上，未看出什么异样的情绪来，好像什么也不曾发生。昨晚的事，像梦一般远去了。我甚至暗暗怀疑，昨天晚上，也许真的只是一个梦？

走进卫生间将要洗漱时，我突然想，昨晚常乐是上了厕所之后，大为光火的。那么，她在厕所里看到了什么?

我装作要大便的样子，锁上门，呆呆地立在镜前。阿竹? ……我几乎不敢往下想。慌乱中，我颤抖着手发出一条短信。然后我像一个严重的便秘患者那样不停呻吟着，制造大便的假象。

"青岛人就注重穿着打扮，对吃倒好像不是很在意……"母亲在厨房里说。父母昨天下午刚从我妹妹那里回来，免不了谈论一番当地的人情风俗。

第6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6)

"是吗？爱臭美吧，可以理解！"常乐此刻的情绪，是我最关注的。

手机响了一下，阿竹回信了："是的，我把玉兰油落你家了！"

"妈的，尽惹事！"我愤然删去短信。

我看了看，在那些我天天视而不见的瓶瓶罐罐当中，果然有一瓶玉兰油，此刻正无辜地、同时又极其罪恶地挤在那里。拿起来掂量一下，差不多还是满的。我寻思良久：玉兰油，确乎不是常乐的……我当即一惊，额头渗出冷汗！

毁灭物证？但我马上即掐灭了这一念。这时候毁灭物证，根本就是自掘坟墓，愚不可及。唉，事已至此，现在如何补救？我肠子都悔青了。

陡然间，我计上心头……

迅速冲厕所（这才像大便过的样子呵）、剃胡子、洗漱完毕。我跟他们说最近单位管得死，不敢迟到，然后夺门逃出。

走在路上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，我几乎有点飘飘然了，刚才那副狼狈相一扫而光。对于突发事件的处理，对人的能力是一种考验，也是一种锻炼。

下午回家时，常乐坐在沙发上发呆，脸上飘着阴霾。父母到院子里散步去了。

"娘们儿！--"

我刚开口，一只沙发靠垫飞过来，不偏不倚打在我脸上。我被一只软垫击得头晕目眩，这可见常乐用的力气可真不小。她站起来了，打着哭腔："伍汉你这几天在家都干了些什么？ 你跟我说，那玉兰油--是怎么回事？"

"哦！我就知道，你在为这个发神经！"

我提高了嗓门，告诉她那是黄金周逛街时给她买的。"本想给你一个惊喜，却忘记了说。直到昨晚河东狮吼才想起来，可是还说什么！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！"

她仍阴沉着一张脸。

"你要是不屑，我扔了便是了，无所谓！"我的脸色也很难看。

"你……说的都是真的？"

"喂，常乐，除了当年骗取过你的感情，我还骗过你别的吗？"我的声音终于低了下来，柔柔的。

常乐一把抱住我，哭得稀里哗啦。

我心里也稀里哗啦，疼。

阿竹是我大学同学，和我相好过一段，后来调去重庆工作。黄金周她独自带着孩子回了乡下老家。假期人多，她让我提早帮她买返程车票。母子俩5号来的我家，住了一晚，6号上午我送她们去火车站。事情就是这样，却因了她粗心遗下的那瓶洗面奶，生出多少是非……

第7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7)

常乐知道阿竹其人。我家的柜子里，至今还有她写给我的三十多封书信。我家的影集里，也还有不下十张她的相片。这些常乐都知道。我没有隐瞒。既然相隔那么遥远，年代又那么久远，常乐对我和阿竹并不担心。但是，如果这次的事我实话实说，可以预见，常乐会作何想、会有何为！

这次黄金周期间，常乐带着女儿也回了娘家。阿竹娘儿俩来的时候，我一个人在家里。落座、倒茶、寒暄，总有一点拘束、一点尴尬，彼此都一样。幸而有个孩子，添增了不少话题。阿竹坚持下厨，我负责和她儿子嬉戏吵闹，倒也像那么一家子，呵呵。到吃饭时，我们已经熟络多了，阿竹也显得很女人。饭后，小家伙守着卡通剧，一直看到天黑。阿竹在电脑上读我的小说，也似意犹未尽。--难道我，为了所谓名节，此刻要赶他们娘儿俩去外边寻找旅馆？这不是我伍汉待客奉友的风格。

那么，怕什么！都是成年人了，自己知道把握……

11

不怕您笑话，镜子其实是我们的第二个孩子。

"我们自己的计生工作抓得不错，基本上没出什么问题"，这是前文中的话。这里特意添一个"基本上"，是因为我们的计生工作还是有过纰漏的。

说起这事，就免不了一番自责和惭愧。时间是1999年元月。记得那天早上，我正要去上班，常乐突然说："伍汉，我好像有了。"她说这话时态度是中性的，既不兴奋，也不沮丧。但我却无来由地烦躁起来。我毫无思想准备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，叹息道：

"唉！怎么办呢……"

不曾想，这一浩叹竟带给她以莫大伤害。一连几天，她的脸色十分凄苦；而我则因为她擅自把这事跟邻居谭丽说了，心里也很是愤

然。就这样，两人都郁郁寡欢，凄苦至极。加之谭丽也常常冷不丁杀进家里来，一次次地对我们进行说教。于是一种愁云，便弥漫在了家里的各个角落。

孩子最终还是没要，但一种阴影却在彼此的心里蔓延开来。仿佛觉得，他（她）曾经也是我们家庭的一个成员，而今遽然消失，便难免一种惦念、一种牵挂。明明是创造者，转瞬又成为谋杀者，残酷呵！常乐因当时用冷水洗过衣服和菜蔬，对身体造成一定伤害，于是在牵念之外，又添上了怨恨。前不久她还说："我们那个孩子，该当有9岁了……"偶尔也会说："我身体原本很好，只因为那一次……"这样的时候，我就不接茬，默默地听她感叹或抱怨。常乐是个女人，我理解她此时的感叹和抱怨。

第8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8)

然而，事情尚未完全平息，又一个生命暗暗形成了。这次虽也突然，但有了前面的经验教训，我们不再手忙脚乱。尤其常乐，前次的事已让她生发出"母爱"，这次无论如何都要生下来了。那么是的，这就是镜子！

镜子还很小的时候，常乐常回忆起临盆、分娩的痛苦，并说："唉，再也不想生了！"但彼一时此一时，对于是不是再生一个，她的态度已发生了变化。虽然她仍附加着条件，我还是觉得可喜。哈哈，常乐无端猜疑我、烦我的时候，我觉得她可恼可恶；但某些事情非她不能完成，而今她也欣然同意了，不亦乐乎？这时的常乐，则可圈可点、可亲可爱、可歌可泣……

促使常乐转变态度的因素，大致有这样几种：

一是为镜子的将来计。作为父母，我们终归要老去，不能陪伴镜子一辈子。如果有个弟弟妹妹，能常相往还、嘘寒问暖，不只是丰富了她的亲情，也便于延续对父母的那一种挚爱。常乐专门问过镜子：想不想要一个弟弟？镜子当然说想，欢呼雀跃。

当然，镜子以后自然会有她的家庭，有丈夫和孩子，很幸福，但那是另一码事。

二是旁人的现身说法。所谓旁人，近的有黄莲，稍远的有欧阳秋。家里有两个孩子嬉戏玩闹着，平添多少生趣。"我姐姐……"、"我弟弟……"他们才有资格说这样的话。相比起来，镜子确显孤单。作业做完了又不让看电视的时候，她和谁玩呢？只有出去找同伴。孩童与孩童一起玩乐时的那种神情，别具一格，无可仿造。欧阳秋曾向我灌输过再生一个的重要性，我也不失时机地跟常乐说过。更别说黄莲了，逮到一个人就要向人家炫耀她的幸福，宣扬两个孩子的好处，俨然一副"鼓励生育委员会"工作者的模样（我背地里干脆戏称她为"鼓生委主任"）。长期受这样的教育，也难怪常乐动心。

三是长辈的意见。先是我母亲委婉提议过，后来我岳母殊途同归，也加入大合唱。老人的出发点，与欧阳秋一样，在于男孩。她们多采用迂回战术、娓娓道来，在常乐不自觉间，把她带进"圈套"。她们的劝言令常乐觉得，如果不接受，岂止不孝，简直有罪！

第9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9)

四是现实的可能。我已经离开K公司了，和常乐一样，眼下是自由人一个。违规生育虽然还是会受到诸如街道办、居委会的监管约束，但事在人为，并非没有变通的余地。至于具体的应对措施，可以去问黄莲……

基本定好调了，我便急切地想尽快结出果实，然而始终没有偷偷得逞的机会，常乐监视得很严--如上所述，对于第二胎的生育，她是附加了条件的。说是她附加的条件，其实在我自己，又何尝不认为是必得先行解决的难题！

这个难题不是别的，就是财力。常乐曾批评我忧患意识浓厚，其实她自己更有过之。"好呀，等你挣了钱……"这是她最经常的答复。我知道她是认真的。

我有点无奈，但同时，一腔雄性也便由此激发起来了。我傲慢地对自己说：

"行啊！不就是钱吗？老子别的没有--"

12

常乐有次帮我去工地送PVC管，因业务不熟，打了我十几次电话。看她那么不中用，我曾愤然怒吼：

"……你去死了算了！"

这当然是句气话。但即便是气话，我说过之后仍深深后悔，觉得自己真不是个东西，竟然这样咒她。是的，真要到了那一步，我则情何以堪?

唉，说起来就很沉重，2005年，我的运气一直又霉又背，而且一开年就那么背。元宵刚过，我便匆匆去了南部出差，完成本属旧历年前的一项工作任务。不曾想，刚刚到岸，便接到常乐气若游丝的电话：

"伍汉，我动不了了……"

常乐不是什么千金小姐命，身体却与林黛玉差不多，不是肿起一边脸，就是说话突然失声。她生病有个特点：来得十分突然，而且症状稀奇古怪。早几年我在外地上班时，有一次她来电话，听不到韵母，只依稀一些辅音，到后来干脆什么都听不到了，弄得我急不可耐、坐卧不宁。可几个小时后再打电话回去，她已经完好如初了。现在她说动不了了，大抵又与那次失声差不多，很快就会好的罢。

电话然后到了镜子手上，她把情况做了些补充："妈妈动不了，我和奶奶帮她穿了衣服……电话也是我拿着放到妈妈耳朵边上的……"镜子从小就特别孝顺我们，尤其当我们患上什么小疾的时候，更是伺候、体贴得细致入微，常把我感动得什么似的。有父母和镜子在家里，我不需担心什么。我想，再过几个小时，她或许就好了。但是，尽管如此，我还是得立即赶回去。这是个态度问题。她病了，你不尽快回去，这是授人以柄。她会记在心里（岳父家也会在心里记上一笔），并且会时不时拿出来说事的。

第10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0)

我没想到，她这次真的很严重……

回到家，我万分惊诧：常乐由母亲扶着头靠在沙发上，镜子则在给她喂饭！她现在全身软绵绵的，完全是一种无骨的状况。失去外力支撑，她就已经无法抬头，更别说站立、举箸进食了。镜子还说，刚才妈妈上个厕所，还是靠楼上欧阳阿姨、李阿姨帮忙……

面对如此遭遇，我一度失去思维，脑中一片混乱。事情间不容发，没有思虑的余地。我背着她出门，母亲扶着她的头部。在抱她上下车以及在医院来来回回检查、交费时，都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--她现在是既无法站立，连坐着都必须有人扶持。直到把她安顿在了病床上，我才吁出一口气。累得不行了，真想大哭一场！

照了片，吃了一些不知所以的药，打了几支不知所以的针。问及病况，则医生也好，护士也好，全都支支吾吾，理不清个头绪，说不出个因由。那么，缘何用这些药、打这些针？他们仍然只是支支吾吾，说什么先观察一下、观察一下再说。母亲也一直在叹气，我只好让她先回去了。

常乐昏昏沉沉的，时而平静，时而痛苦不堪。好在入夜不久，她便睡去了，我也赶紧躺下，入睡。刚过了元宵节，医院里十分寥落，病房里别无他人。到半夜，麻烦来了。常乐睡不着了，过不了分把钟就要翻身--她自己是无力翻身的，必须我来帮助。翻了上身，还得翻过双脚；有时刚翻过双脚，上身又恢复原样了。可怜我又困又累，只想骂老天的娘。而常乐又在呻吟了，整夜就如此反反复复，总没个完……

凌晨时分，我才发现昨夜下了小雪。隔着窗户看到水杉袅婷的枝叶上，已覆盖了薄薄的一层。夜来因为疲倦困顿，倒丝毫不觉寒冷。常乐仍然昏昏沉沉的，病情依旧。

这是乙酉年正月十七日。

这个日子刻骨铭心。

13

早上八点多钟，雪粒子不紧不慢地又落了一阵。

仍然是让她吃些不明不白的药，打些不明不白的针，但我很有些不耐烦了。"医生，你给我说说，到底是什么病？"

不知是因为我语气忽然加重，还是因为心虚，那中年庸医略略有些惊慌。但令我佩服的是，他能很快缓过神来，终归于镇定自若。他说：

第11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1)

"是这样的--病人的这种状况，原因很复杂，我们正在做进一步的检查。你先不要激动，结果一出来，我们会立即告知家属的。"

他说完便要走，但见了我明显不满的脸色，问道："病人这个情况有多久了？"

这个问题，我已经答过N次了。问得很无聊，我也无心再回答。那家伙戴着名牌手表，双手有着职业化的干净。这在此刻，却成为我厌恶的理由。"救死扶伤，发扬革命的人道主义。"这是我自幼时起便多次看到的一句语录，我曾深深为之感动。可看看现在……多具讽刺意味呵！

回到病房，遽然发现常乐的情况更加恶化了。我如坐针毡，万箭穿心。"常乐，你饿了么？可愿意吃点馒头？"但她只是木木地看我，既不摇头，也不回答。一边叫来庸医，我一边给岳父打电话。直到这时，我终于忍不住，哭出声来。我哭得疲倦而舒坦，岳父安慰道："伍汉你不要急啊不要急啊，我们今天就动身，尽快赶到……"

庸医来过几个，我把一下脉、你量一下血压、他抽个血什么的。谁也不做主，谁也定不了夺。我想，就这么耗下去是危险的。我于是踢开他们办公室，像怒吼又像哀求：

"医生！你们快想办法啊！到底是什么病？还不去抢救哇！"

这时一庸医站起来，说："我们初步诊断为颈椎炎，先打针吧，加大剂量……"

"颈椎炎？颈椎炎只是颈椎的事，可我老婆现在全身都是软的！"我好歹忍住了，没有说难听的话。我一个外行都看得出来：一个普通炎症，至于这样吗？！

"这……这样，等会我们会有一个专家会诊……"

"一帮杂种！"常乐还在躺着，我不能得罪他们，所以来到过道上才骂出这句话。

父母带着镜子来了，大哥大嫂也来了。我的眼泪又在打着转，好不容易控制住，没让流下来。

"查出来没有？医生怎么说？"大嫂问。

"没有，一帮庸医！说什么颈椎炎！"

"不可能啊！我跟我爸说了，他说常乐这个情况，有可能是缺钾。"说罢她去找那帮庸医，告诉他们可能是缺钾。

而这时候，常乐已经不行了。眼皮翻着白，嘴里呼呼呼的，十分急促--我知道她早就呼吸急促了。"常乐！常乐！！"我呼唤她。先是没有任何反应，片刻之后，眼角便流出一些泪来。镜子帮她拭泪，倒是不悲伤--镜子刚刚五岁，对人世生死离别的悲哀还没有什么认识。"忽发喘，口噤，两目瞪视。千呼万唤，已不能言。痛泪两行，涔涔流溢。既而喘渐微，泪渐干，一灵缥缈……两手空拳，寸心欲碎。绵绵此恨，曷其有极！……"我陡然想起《浮生六记》中的这段话来。噢，此时的常乐已没有任何生命表征了！我控制不住，号啕大哭。在这时间几近凝固的当口，我蓦然发现，我的亲人们都无声地抹起了眼泪……

第12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2)

这是乙酉年正月十七日。

好在不到十分钟之后，常乐咳了一下，继而苏生过来了！

"常乐，你哪里不舒服？告诉我们……"我连忙问她。

"常乐，你要挺住啊！"

"妈妈，你还疼吗？"

……

常乐扭动着头，大约非常难受，又无从表达。我想扶她起来坐着，但考虑到她现在如此虚弱，怕经不起一动的，于是作罢。过了一会儿，她终于说：

"伍汉，我呼吸困难啊……"

声音很小，而且是哭腔。面对这样的灾难，我却无能为力。

一庸医进来了，找到我，说："刚才我们专家进行了会诊，确诊为钾含量偏低。针对这个情况，马上对病人实施补钾！"

我不知说什么好。我也不知道要不要相信他。不过，大嫂不就是这样说的么？他们大抵就是从大嫂的提醒得到启示，才开始沿着这个思路去查的。不管怎样，现在救人要紧，快点补钾吧。我找来血液化验单一看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：钾元素的正常范围是3.5~5.5，可常乐竟只有1.6！父亲说："想想也是啊！农作物要是缺了钾肥就站不稳，风一吹，很容易倒地；人也是一样的啊。"

此后，便是一连几天的输液。亲爱的钾元素源源不断地进入常乐的身体，常乐渐渐恢复，这让我满心欢喜。岳父母赶到时，她已经度过危险期了。不过我也在想，如果不是大嫂及时给庸医们提个醒，如果继续一路以所谓"颈椎炎"医治下来，后果将是多么不堪！

然而氯化钾打多了，钾元素是补上去了，可氯离子又超标了。一再地验血，使常乐失血过多，而不得不实施输血。输血便有排异反应，常乐全身痒了几天。因为体虚、少食，躺了几天她竟发起高烧来

了。如此种种，总不叫人清净。不过大的问题解决了，小问题再怎么磨人，总还能对付，不至于束手无策。这时我一位懂医药的朋友说，造成高烧的元凶可能正是常乐每天在注射的消炎药，她说该药非但消不了炎，反而有副作用。我于是立即要求庸医们停止使用该药，高烧果然很快退下去了。我拍着桌子，恶狠狠地质问那名主治庸医。我甚至想动手，被父母劝住了。

第13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3)

之所以明知不可用而用之，我知道是高额利润的驱使。人一旦成为利益的奴隶，不下作也难。这就是医生，这就是白衣天使呵。说医生是职业杀人犯或许有点夸张，可是，对他们来说，救人还是杀人，真的只是一念之间的事。

住了七天，常乐康复出院。她拥抱着镜子，像获得重生一般高兴（当然，事实基本上也是如此）。我看着她们，不禁默念着观音法号，祈祷苦海漂泊的有情众生一生幸福。

经过这一劫，我渐渐明白，平淡无波，正是幸福生活--即便是吵吵嚷嚷，即便是恶语相向，亦不失凡俗生活的乐趣。你必须活着，你的一切希望、爱情、友谊、财富……才有所附丽。诚然，人要死去只是一瞬间的事，活着却很艰难，需要勇气和毅力。可我也顽固地相信，世界上虽没有为奋斗者而设的坦途，但却并非没有为谋生者而开的活路。真的，常乐，你活着，并且要好好的……

18

沉默了一阵，我说：

"秋哥，不是我说你，要不是你夜生活太过糜烂，你老婆怎么会那样？"

"嗨！什么糜烂不糜烂，别说那么难听好不好？结了婚的女人，哪个没有点妇科毛病？不信你去问--"他一面抗辩着，一面却嘿嘿地笑起来了。

欧阳秋的夜生活糜不糜烂先且不说，但他老婆的的确确患上了宫颈糜烂，医生说三个月内不能同房。这是他自己说的。这家伙急坏了，打电话把我叫到"辣得叫"餐厅，大倒苦水。 "三个月呢伍汉，不是三天哪！"他伸着三根短而多肉的手指。

然而我很费解。在往常，欧阳秋总是想尽一切办法晚归；没有应酬的时候，宁可在办公室枯坐也要捱到半夜才回家的。他的盘算是：

那个时候回家，他老婆已经睡熟了，他就能逃过"家庭作业"。是的，在床笫之间，他已无法应付他老婆了。"伍汉你说怪不怪，以前我精力好的时候她并不怎么配合，现在人发胖了，战斗力不行了，可她倒是来劲了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！"

"这不正好吗？还省得你为"家庭作业"伤脑筋。这三个月，你正好养精蓄锐……"我笑着说。事实上我也的确是这样替他着想的。

第14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4)

"道理是没错；可一旦这样判下来了，心里这个不爽--妈的！"

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我完全理解他了。对欧阳秋来说，无力交出正常的、像样的"家庭作业"当然可恼，但更可恼的，是被钉死在了永恒上（虽然三个月还说不上"永恒"）。是的，在很多时候，我们追求的不是"必然性"，而是"可能性"。就像我，晚上坐在电脑前码字时未必抽得几支烟，但如果家里没烟了，感觉就十分糟糕，几乎不能安坐。有烟在家，则有抽的自由，也有不抽的自由；家里没烟了，就失去了抽的自由……欧阳秋目前的窘况大抵就是这样。

但欧阳秋忽视了事情的另一面：在三个月的长假里（尤其在这样的周末），他可以拖到凌晨回家，面无惧色。眼下他老婆正专注于自己的身体，才没工夫在乎他几点回家呢。

基于这样的一念，我们匆匆吃罢夜饭，来到环宇KTV。

环宇是欧阳秋的老窝子、根据地。这里的一花一草，他烂熟于心。我们一人拥着一个，穷极无聊地演唱，几乎演出赤裸裸的东西来。我们说一些自己事后都难免反胃的话，举止不堪形状，直至夜分。

但我万万没料到，这次穷极无聊的演唱，竟埋下了祸根。

星期六傍晚，我正在厕所里使劲--辣椒吃多了，上火便秘。（当然，也可能是因为那一刻的地球引力出了点问题？）这时我的手机响了，先是振动，振得茶几扑扑地响，而后便传出顺子"dear friend"的铃音（惭愧！这是阿湘喜欢的歌）。常乐喊道："懒人屎尿多哎--有电话呢！"

"是谁啊？帮我接一下！"

几分钟后我走出厕所，正要问谁来的电话，猛然看见常乐那不太常见的脸色，吓了一跳--那是一种对生活失去信心的脸色，是一种"与现实告别的颜色"。那么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是小刘老板来电话向我

索赔？还是阿湘来电话跟我缠绵？无论如何，在这样的时候，我心里是虚的。不过，在事情未弄清之前，我何妨内荏而色正--比方说，会不会是常乐弄错了？或者完全是一个误会？在略加考虑之后，我平静地说：

"谁来的电话？"

"自己看罢！"说罢她把我的手机往沙发上狠狠地一扔，转过身迅速走进卧室，重重地关上房门。门框上吊着的那张鼠年年画随着关门声猛烈晃荡，这说明常乐刚才关门是不遗余力的。

第15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5)

我拾起手机一看，扎扎实实倒吸了一口冷气。手机屏幕还停留在"多媒体资料/视频片段"，播放出来一看，才知道是昨晚在环宇的一些片段。镜头里，那名小姐鼻涕虫一样黏在我身上，发着嗲唤我"老公"，还在我的腮边亲了一下；而我的双手也不闲着，正于她的身体上散漫地摸索，一边问，真的是真的吗？别是假冒伪劣的……我承认，镜头里的我，丑陋到了极点。不知是欧阳秋拍的还是那些小姐拍的，我完全不知情--如果知道，我早把它删啦。我有点怒不可遏：不论欧阳秋还是那些暗娼，都不该如此陷害我啊！当时娱乐一下也就算了，擦屁股的工作要留给我自己也罢了，可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，这不存心陷害吗？！像现在弄成这样……怎么办呢？

"常乐，出来啊--这是个误会！"

也许不能说是误会，但我并不以为自己犯了多大的罪过。我难堪的，是觉得自己玩得太丑、太低档了。（而那丑陋的行为，偏偏还被记录下来了！）好比那些"双抢"从业者，抢到五块钱的是抢，抢到五百万的也是抢，但后者肯定要自豪得多。

我拧着门把手，拧不动，锁上了。侧耳细聆，里边什么动静也没有。而就在这时候，镜子突然出现在跟前，愣愣地看着我。

"爸爸，妈妈怎么了？"

"没怎么。你去做作业吧。"

"我肚子好饿……"

我这才想起厨房里还有常乐没炒完的菜，我责无旁贷。一边操刀弄勺，我一边想起小时候看过的一个电影，叫做《一盘没有下完的棋》。心里想，他娘的，咱也附庸风雅一把，写个小说玩玩，题目就叫《一盘没有炒完的菜》……

我正构思间，在炒菜的和声里，依稀听见关门的声音。一会镜子来向我报告，她说妈妈出去了。"我问妈妈去哪儿，她不理我。"镜子

很困惑，并且不无焦急。

"没事的，啊，妈妈心情不大好，出去散散步……"

我安慰着她，看着她黑黑的大眼睛，遽然意识到父母吵架对孩子的伤害。但怎么说呢……夫妻间这样那样的矛盾，总是难免。这很无趣。今天的事，虽是我的过错，但其实并非罪大恶极；常乐生气，又何错之有？我算看明白了：不是我无趣，不是常乐无趣，是生活本身所固有的无趣……

第16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6)

往窗外一看，夜幕已然降落，并且下起了小雨。常乐没带手机，这令我不安起来。安顿好镜子吃饭，我躲到厕所里，给黄莲、欧阳美雨、老关家打电话，可是常乐不在他们那里。院子里和她相熟的，就那么些人；而在院子之外，即便全市，她的亲戚朋友也不多，以常乐的个性，不会轻易去登门的。那么，她去哪里了，在这并不浪漫的雨夜?

几秒钟之内，我的脑子里上演了许多可怕的场景，不堪描述。

想到她有可能去附近的首江超市，我夺门而出。一路开着大灯，借此辨认每一个行人，就像《城市足印》里唱的，"留心街上每个人"。雨愈加下得大了，雨刮器快速地扫荡着，像心脏在加速跳动。

我在首江超市地毯式地排查了几圈，也没能找出一个常乐。一名保安见我来来回回兜圈子，认为形迹可疑，还不动声色地跟了我一小段。

……我终于看见了在超市隔壁的建行门口台阶上避雨的常乐。1.63米左右的个子，单瘦身材，圆脸长发，红上衣，这当然是常乐了。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，应当是在超市买的东西。目光散淡、茫然，落在无边无际的夜的雨雾里。

"常乐！"

我跑到她身边，她立即别过头去。表情异常平静、冷静--当然是装出来的平静和冷静。我拉她手，遭到激烈反抗。于是我动用了全身力气，强行裹挟着她，穿过雨幕，坐到车里。

"常乐你怎么啦？"我用假意质问的语气，来了这么一句废话。

"你这样……不是自讨苦吃么？"

但她仍不说话。而我在猝不预防的情境下，忽然间听到她的哭泣。

常乐靠着窗玻璃，哭得很伤心。

我多次说过，我害怕女人哭泣。当然我更怕自己的女人哭泣。我尤其怕自己的女人受到自己的伤害而哭泣--譬如现在。我想，如果说出血是身体受伤的标记，那么哭泣乃是心灵受伤的标记。我其实是个心软的人，不愿意人们受到伤害，何况是自己的女人。

她正伤心着，且让她发泄吧。我百无聊赖，翻开她的塑料袋。里面是牙膏牙刷、"老婆饼"和一些纯牛奶。牙膏牙刷我们三人都有份，纯牛奶当然是镜子的了，而"老婆饼"则是我素所喜爱的。啊！这到底掀起了我内心最柔软的一部分……我遽然感到一阵猛烈的疼痛，一时分不清是肉体上的还是精神上的。

第17节：第1章 隐秘日记(17)

"常乐。"

"常乐，"我摇着她的肩膀，"我真的无意伤害你……"

"别碰我！你的"老婆"不在这里。"她仍带着哭腔。当然，愿意开口就是好事。

"那你算……谁的老婆？"我嬉皮笑脸。

"我不要你管。你找她去吧！"

"别孩子气了，常乐，逢场作戏的把戏……"

"哼，"逢场作戏"！跟那样的人你都能逢场作戏，还跟谁不能逢场作戏？伍汉我可告诉你，不要欺人太甚！到时候，大不了--"

我悔愧难当。心想，都是一夫一妻制给害的啊。以常乐目前这样的心态，看来今晚跟她好好谈谈的愿望怕是要落空了。大雨作倾盆状，在挡风玻璃上恣意肆虐，当当地响。我自言自语道："下吧，下吧！下得更猛烈些吧！让洪水滔天，让我的罪恶和她的不快得以洗去、无处藏身！"

说罢我去拉常乐的手，但她大约不愿过早放弃不快，两人推搡纠缠着。终于，常乐的拳头紧锣密鼓地落在了我的胸口、肩头、腿上，轻重缓急正好，恰如对穴位的按摩。而就在这当口，是我，也或是她，不小心碰到了收音机开关。收音机里正在放一首我们熟悉的老歌：

投入地笑一次

忘了自己

投入地爱一次

忘了自己

伸出你的手

别有顾虑

敞开你的心，

别再犹豫
投入蓝天
你就是白云
投入白云
你就是细雨
在共同的目光里
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
……

歌声在小小的空间里弥漫开来，我和常乐也因此安静下来--就好比因饥饿而啼哭着的婴儿，在含着了奶嘴之后，立时安静下来。老歌之所以吸引人，是因为它成为了一段历史的底色、承载了当时的一切景物和情绪。当年我们住在单身楼，电视里便常放这首《投入地爱一次》。那时候多美好啊！那时候的冬夜我们在碘钨灯上烤火，那时候的夜晚红袖添香，我每作一首旧体诗歌，便念给常乐听；那时候的黄昏，我和常乐分角色朗诵海子的《麦地与诗人》、一起看《魂断蓝桥》或《卡萨布兰卡》；那时候的常乐皮肤白皙，气质如月华皎洁；那时候，傍晚我们并肩散步，周末我们牵手爬山……

"伍汉，我好害怕……"

黑暗中，我突然听到常乐这样说。我有点吃惊，一时不知说点什么。常乐不知道，我的眼睛也湿漉漉的了。我伸出双手（此刻，力量于我尽凝于双手），将她抱过来，偎在我的怀中。我看不清她的脸，只感觉一种别样的情绪笼罩着世界。

我抚着她的肩背，觉得怎么竟如此单瘦了……

第18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)

第2章

1

一楼的老关在家里开起了麻将馆。

常乐跟我提过几次，见我没有明确的反对意见，便也去玩过几回近来很流行的"转转麻将"。有时赢个五块十块回来，便喜形于色；而一旦输掉几块钱，难免面色愁苦。"不过打发打发时间罢了，输赢又不大，何必这样计较呢。"我开导她。我自己虽然不会打麻将，但对于她偶尔去玩玩，是认可的。常乐从生小孩到现在，也有几年没上过班了。正因如此，用起钱来很是心疼，更别说打牌输钱了。当然这其实也怪我没用，收入好比灌木，几年过去了，总不见成长起来的希望。

倒是开麻将馆，据常乐从一楼得到的经验，说一个月可以赚到七八千。老关家我也去过，八十几个平米的房子，还住着一家三口。客厅连餐厅共摆了三张麻将桌，那间小卧室里也摆了一张，算是包厢，专供大客户使用的。就这模样，一个月还能赚三四千？确实令我吃惊不小。但老关的香烟的的确确在跳跃着上台阶，从软白、精白、黄芙，到现在已经抽蓝芙了，而我的主打烟至今还停留在精白，拮据时也抽软白。他老婆的穿戴也是一日亮似一日，常乐羡慕得有时半夜里还在叹气，后悔当初我们怎么不也选一楼呢，房价本来就低些，并且有这样的好商机……

我也羡慕，但日子久了，量变就积累成质变。我曾想过向物业公司举报麻将馆偷电，又想到邻里之间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万一大家知道是我干的了，难堪啊。倒是后来派出所来过一次突然袭击，没收了赌资和部分赌具，我暗自高兴极了。不知是哪位比我更富于正义感的同志干的，我无言地对着天空向他伸出了大拇指，哈哈。可恼的是，待风过去、一切平静下来时，草又照常生长，茁壮如初！

第19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2)

时间长了，常乐打麻将就上瘾，每天都想去。有时吃过晚饭，安排好小孩子做作业之后，她借口散步，又到麻将馆去了。我看在眼里，很不痛快，但隐忍着没有发作。直到有一天晚上我回家时看到小孩睡醒了在哭，便来了个怒意总动员，一气跑下楼把常乐揪了回来。那天晚上常乐大概手气不错，任凭我发脾气，半天没吭一声。

后来她告诉我，那天是手气不错，赢了80多块钱。

前年我们在建材市场买了个商铺，楼上楼下共三层，一直闲置着，让资源白白浪费在那里，想想真可惜啊！常乐便跟我商量，不如把那里稍加装饰，开一家麻将馆。"真的，开麻将馆有钱赚，这生意也适合我！"她很自信。

是啊，我寻思着：那里要是做起来了，规模至少是老关家的三倍……

6

监理又敲了我一竹杠。

先是吃饭。店子虽不是什么星级，也差不多了，价格贵得吓人。吃完饭去洗澡，地点是豪都洗浴中心。洗澡当然不只是洗澡，是小姐帮着洗。洗完澡，还要"那个"--当然也可以先"那个"，再洗澡，全凭个人喜好。我也佯装洗浴，其实是在一个房间里看电视，等得穷极无聊。洗浴中心出来已是夜里十点，按说可以散场了吧，可是不，还得吃个宵夜。吃宵夜，就是无穷无尽地喝酒、骂娘、当街撒野……

这也不全怪他们。监理方的确处在一个尴尬的位置：既要受制于甲方，又不能得罪总包单位。对分包方，也未必可以呼来唤去：他所以成为分包方，必定有你没看透的什么背景或什么来头。你太苛刻了，没准被他反咬一口、告你一状，眼睁睁地不闻不问，又明显失职，枉戴了"监理"的名号。

那么，在这种状况下，不就只图个吃吃喝喝、然后睁只眼闭只眼？他们于是在甲方与乙方、甲乙方与分包方之间周旋。明知道甲乙方不会去计较或根本就没意识到的事，非要苛刻分包商，好榨取有限的一点好处。像这次，说我偷梁换柱，Φ50的面管用卡尺卡出来只有Φ48。这个我承认，但我也是没办法。其一，承包单价那么低，我不偷梁换柱行吗？Φ50的面管用Φ48，这是潜规则；Φ50的面管用Φ50，则贻笑天下、愚不可及。我可以不赚钱，但好像没有赔钱的义务。其二，市面上根本就没有什么地道的Φ50管子，即便所谓国标，也是挂羊头卖狗肉。跟监理方理论一番，他答不上几句，只说要按图纸办事，否则交不了差云云。没办法，硬顶是不行的，那就只有和解，用酒肉和人肉去和解。

第20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3)

宵夜还没结束，工地上来电话了。两个事：一是被偷了一台焊机；二是两个工人在宿舍里为脚臭打架，江西籍矮个子被山东籍高个子打得脑袋开花……唉，真他妈的窝火，只想尽快吃完宵夜回家的，现在却摊上这档子事！我只好跟他们说明事情原委，丢下钱在桌上，一再地抱歉，才驱车赶回工地。

将伤员送到医院，挂号、急诊。还好，医生说还不算太严重。交了钱，把他安顿好，又安排一个小工陪护，才算完成了眼前的任务。走出医院，已经快12点了，身心俱倦，不禁长长地叹了一口气。至于被偷走的焊机，现在无暇顾及了，明天找保安问清情况再说吧。自开工到现在，大大小小的事，没间断过，烦啊。

大概记得家里还有个人没回，常乐来了电话，问我在哪儿，几时回家。

"唉，别提了，麻烦事一大堆……"刚坐进车里，我几乎没有力气说话。

"哦！处理完了吗？"

"不能说完，但暂时只能这样。"

常乐不来电话还好，她这一问，问得我极度消沉。赚得到几个钱还是未知数，苦头却已吃了一箩筐。早两天她还帮我拔下过几根白头发。他娘的，一个破工程，竟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！

"那就快点回来吧，我等你。"

"别等了，我干脆去找个小姐混一晚算了……"

"行啊，如果能让老公心情好一点，我没意见！"--是的，这是她亲口说的。她的话音里，我甚至感觉出几分当真。常乐这是怎么了……我想。

"你倒是大方啊！好了，等着我，就回来了！"

我立即抖擞起来，发动汽车往回赶。子夜时分，路上已没几辆车。只听到我自己，沙沙地飞驰。在空旷而笔直的环线上，在撕心裂肺的《你一定要幸福》的乐声裹挟中，我开着120码的速度，"午夜狂奔"。我此刻急着回到家，我要抚着她的肩膀，真心地对她说：

"常乐，你一定要幸福啊！"

12

我刚起床，常乐已经买菜回来了。

她靠在卫生间门口，向正在刷牙的我痛陈一路飙涨的物价："黄瓜……土豆……牛肉……植物油……"是啊，价格飙涨的，又何止食品？对这些，我的体会之深并不亚于她。譬如说，一年前，钢材不过三千七八；现在呢，接近六千了。再比方说房价，一个月内跃升几个台阶！可是，我又不是物价局长--即便是物价局长，又怎么奈何得了"市场"这只无形的黑手？物价飞涨而收入不增，危机就显现出来了。生活仍得继续，我们就只有继续忍受高物价的尽情强奸。常乐的脸上布满忧愁，这使我也相当郁闷--为生活的艰难，为老婆忧愁的脸。

第21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4)

"别担心，总会回落的……"我满嘴牙膏泡泡，听起来含含糊糊的。

洗漱完毕，躺在沙发上胡思乱想了一通，期待着突然有人摁门铃--打开来一看，竟是邮差，送来一张几十上百万美金的汇票，突然冒出来的一个在台湾或者美国的亲戚汇来的……

这样的胡思乱想，可以说相当无聊。

我当然没有等到门铃声。

我只是接到谭矮子的电话。他让我到他韶山北路的办公室去一趟。

"不能在电话里讲吗？什么事这么神秘？"

"来一下啰，伍哥，算帮我个忙……"

他娘的，不知道又耍什么花招。

谭矮子谭光，是欧阳秋的朋友，至于到底是真心朋友、生意上的伙伴还是酒肉朋友，我不知道，似乎都有点像。他俩没有"一起扛过枪，一起下过乡"，不过起码"一起嫖过娼"，也许还"一起分过赃"，有过这样的共同经历，关系总是还可以的。

是的，欧阳秋每次喊我吃饭，谭矮子几乎都在场。（欧阳秋酷爱热闹，有事没事叫上同学几个吃喝玩乐，一个月不下五六次。）次数多了，我和谭矮子也成为朋友了。和欧阳秋一样，他也是在建筑工地上摸爬滚打，说详细一点，是做水电安装工程，包工包料。据欧阳秋说，他手上有十几个项目，一年完成几千万产值呢。牛啊，NND！这使辅材生意正陷入谷底的我，羡慕得两腮飘红、两眼泛绿。

走进富华大厦，不得不佩服谭矮子的实力。（谭矮子的办公室在富华大厦18楼，在这里办公，租金是便宜不了的。）大厦高大威猛、装饰华丽，很有点"一日之内，一宫之间，而气候不齐"的气势。

一位年轻美女和我一同走进电梯。

她长得很像电视台一位主持人，芳名叫……我一时记不起来了。她穿着低胸衣服，尽情展示着自己--那近乎完美的胸情，立即蛊惑了我的心思。电梯--美女--停电……这是亘古不变的艳遇题材。不，在这样的时刻，万万不要停电……美女很安静，水一样无声无息。可是突然，当她为了回避我的注目而茫然四顾时，目光却无意中在我脸上停留了一下，随即又马上移开。我也有点尴尬，只好鼓起勇气，带着媚意，解释自己刚才的注目：

第22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5)

"你很像董卿。"我忽然想起名字来了。

"是吗，很多人这么说。"

"不，你比她更有味道。"

她抿嘴笑了一下。

找到1806室，正要敲门，门却突然自己开了。

"欢--迎--帅哥！"

"欢--迎--伍总！"

我吓了一跳，还以为自己误进了KTV的美女仓库。直至听到"伍总"，才知道并没有走错。六名女子，列成两个纵队站在面前，打着手势，整齐划一地向我致欢迎辞。我何德何能，竟享受这样的阵势？幸好这时候，谭矮子从一间房里出来，伸着手径直走向我：

"没有美女迎接，你是不会进我这个门的。你个伍总啊！"

"谭大老板，你这是唱的哪一出？我在公安可没有熟人呵！"我以为他犯了什么事，让我设法帮忙解决呢。

"说哪儿去了，哈哈。"

我和谭矮子刚刚在他办公室落座，美女便端过茶来，又无声无息地走了出去。为了表达谢意，我抬头回望她一眼。谭矮子意味深长地说：

"秘书，小周。"

谭矮子说，他目前在手的几个项目，回款都不错，可是账务零乱，自己对项目的盈亏都没个底，稀里糊涂的，心里很不踏实。他说："上次喝茶听你说到现代企业制度啊财务管理啊什么的，我后来想了想，这个好，我就要建立这个制度。"

"我那只是信口开河，哈哈！"我说，"你信我的？保准亏得只剩内裤！"

"我现在呢，有个出纳，可是和我一样小学没毕业，只晓得数钱，不会做账……今天专门请伍汉兄来呢，就是商量这个意思--请你帮我这个忙，做做账，把一下关……"

"啊？谭老板，我哪有那个能耐？我也只读到高小哩！"

"你就别装处了，哈哈。你的底子，欧阳都跟我讲过。不过，兄弟要是实在不愿帮这个忙，你就直说。"

我听着，感到十分陌生。谭矮子陌生，这个社会陌生，连我自己都显得很陌生了。我一时无话可说，恨自己不争气，恨自己生不逢时，恨自己运气不济……

"伍哥，你每周来一次就成；兄弟之间，工资我想就免了，谈工资伤感情不是？不过每月补贴3000块钱汽油钱，其他年底再说……"

第23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6)

然后便带我去了给我预备的办公室--规格和他的保持一致（这多少让我找回了一点尊严）：面积、办公桌椅、电脑、空调、文件柜……站在窗边，可以远眺市区楼房参差错落的景象。我知道，在那些高高低低的楼房里，在那些横东竖北的街道上，到处是和我一样，为生活而奔忙着的不快乐的人们……

回到车里，想着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，我疲倦不堪。3000元一月，不说成工资而是以汽油款的名义，不知他打的什么算盘。我想了想，猜到他可能有两方面的考虑。其一，每月去"帮"四五次"忙"，居然补贴那么多的汽油钱。这样一来，他在朋友面前就获得了"慷慨、大方"的美誉。（别人不会知道，"高补助"的前提是"零工资"。）其二，补了"汽油钱"，你就没法再报销汽车方面的费用了。就是说，全部的报酬就是3000元，你可别存任何的非分之想。反之，如果这3000元是以工资的名义，则可能隔三岔五的还要报销一些汽车费用……如果谭矮子真是这样想，那他太过虑了。伍某虽是无产阶级，偷鸡摸狗的事是不会干的--要干就干大的嘛，哈哈。

我猛然意识到，自己这是在给人打工，而且是给谭矮子！心里多少有些不甘：论文化程度，我是本科，谭矮子呢小学应该不止，但顶多初中；论身高，我一米七四，他大约一米五六；论年纪，我三十五，他也不过三十七八……仅仅因为他有钱而我是无产阶级，我就得给他打工，这是铁的现实，是现如今颠扑不破的人际秩序。

我仰躺在放倒的座椅上，强烈的悲哀感和危机感向我袭来……

当然，我可以不加理会甚至拂袖而去，但想到早上常乐为物价飙涨而忧愁的脸，想到至爱的镜子纯真可爱的脸，我终究什么也没说。现实就是如此：一只在垃圾堆里翻寻着骨头的、瘦骨嶙峋的可怜野狗的形象，永远是普天下"父亲"的形象。我是一个父亲，我逃不脱这样的形象。

"好事啊！这还犹豫什么？"常乐说，"一个星期去一次，够轻松的了！而且几乎不耽误你搞别的！至于工资还是汽油钱，管它呢，什么名目，不都是钱吗？"

"是倒是，可是……"

第24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7)

"别"可是"了，老公，现在找事做挺难的。"

常乐这样一说，使我马上想起她曾经的几次见工经历。不用说，那些应聘没有任何结果。最初常乐都是满怀希望，一听到电话响，激动得连忙跑过去……可没说上几句，脸上已是晴转阴了。看她那失望的样子，我也是说不出的难过。

"是啊，是挺难的，和尚那么多，稀饭又那么少--好吧，我听你的，一切都听你的。"

想想也是。或许是我自己太过敏感了吧，毕竟，在国企呆久了呆惯了，一旦习惯了的那种"生态平衡"被打破，一下子难以适应。当然，我相信迟早会适应的。坦然一点吧，心胸放开阔一点吧，务实一点吧--去革它一命！

15

傍晚常乐回家时，我正在帮镜子修理滑板车。

这滑板车买了好几年了，还是镜子上幼儿园时买的。小家伙长大了，玩滑板车的劲头过了，车子就被扬弃在了阳台护窗上。有几次我都想把它扔了，只是未予实施。没想到镜子一时兴起，又吵着要玩。车子螺丝松了，撑地杆也有点变形，我只得将它稍稍修整一下。

"小心摔跤啊！玩一会儿就回来做作业……"

我说着，把修好的车子交给她。

"让她玩吧，今天周末呢。"常乐说。

"噢，是的啊！"

我打量着常乐，觉得她今天有点异样。不知她去了哪里。她脸上洋溢出的轻松兴奋的表情，使我立即想到了去土地庙捐款后的祥林嫂。我也心情愉快起来，并把这个联想跟她说了。常乐说：

"你才祥林嫂呢！"

说罢便操起电饭锅往厨房里走，一边哼着小调：

"你永远不懂我伤悲，像白天不懂夜的黑--"

……

真怪啊，常乐每次哼唱"你永远不懂我伤悲"时，我感到的却是她的满心愉快。我因而打趣道："能换个曲子吗？我看你挺开心的嘛！"

常乐淘着米，依然含笑而歌。

"什么事啊，这么高兴！"

"Guess！"

常乐的英文，估计也就剩下"三克油"（Thank you）、"勒死狗"（Let"s go）、"拜拜"（Bye-bye）这样的几个短句了，却居然还记得这个"guess"，使我吃惊不小。

第25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8)

"傍上大款啦？"我轻佻地。

白眼。

"被金元宝砸到了？"

摇头。

"那就是误打误撞、撞到电视台的摄像头了。"

还是摇头。

这样没完没了地猜下去，无趣，也有点无聊--只要她愿意，她可以否认你的所有答案。女人的小把戏，你越是费心去猜，她越是玩得起劲；你做放弃状，"拒绝再玩"，保准她会主动坦承一切。当然，在放弃之前，姿态放低一点，给她一个较好的说辞、配合一下她的心情吧，她这么发自内心地高兴一次，并不多见……

"实在猜不出来……"

说罢我赶紧走出厨房，继续我饭前的功课：四脚朝天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。伊朗和美国又干起来了，剑拔弩张……津巴布韦爆发恶性通货膨胀，不得不发行面值上亿的钞票……省内某县实行公交车免费乘坐，县长称绝非做秀，将永久推行下去……那女主播大约患上了口角炎，嘴角有点溃烂。记得上个星期天我在友谊商店还看到过她（她当时在主持一个什么商品推介会），那时候还好好的呀，可见气候太干燥了。

"老公，我把铺面租出去了。"常乐不知何时已坐在了旁边。

"啊？"我错愕不已，连忙坐起身来，"今天租出去的？"

"是啊。"

"怎么也不和我商量一下？！"

"伍汉，我们商量得还少吗？为那房子。"

"那起码出租时也要告我一声啊！"

"这不刚办好就回来告诉你了吗？"然后她声音低下来，"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！"

的确，为了铺面是自己开店还是出租，我和常乐没少商量、争吵。大致的意思呢，我是想自己开店。虽然自己开店的条件未必具备，不开又不甘心。就这样优柔寡断，一再地拖延，让铺面闲置着，倏忽快两年了。年初为出租事宜我也去问过，事到临头又退缩了。常乐务实些，认为如果自己开不了，或者虽开得起来而未必好赚钱，那就不如把它租出去，每月可收入一笔租金不说，还省得支付物业管理等费用。

常乐是直接跟市场招商办签的租赁合同，月租金1800元，（市场招商办再将它对外出租，赚取差价。）租金一年一调。她拿出存折给我看了，没错，今天已预收了一个季度的租金，5400元。这可是真金白银，也难怪常乐乐不可支。

第26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9)

"租期呢，这合同上怎么没提？"

"他非要签四年，我怕你不干，没答应他。好说歹说才达成一致意见，没定死。"

常乐还说，她在办时，给大嫂打了电话，大嫂他们的也愿意这样出租……

"常乐，我在想，你办这事居然不让我知道。"

"对不起啊，老公！我不让你知道，是担心事情又被你搅黄--我实在不忍看着店子再这样闲置下去了，那么多钱扔在里面！你算算，如果我们刚买下就租给他们，已经上了四万块钱租金了……"

是的，虽然有点不爽，但见着真金白银，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也许常乐是对的。我看着她，傻傻地笑了。

"好吧，算你有理。"我总结性地表了个态。

"这事办好了；那个事也就可以--"

"又哪个事？"

16

"这事办好了；那个事也就可以--"

常乐这事那事的，像在说相声，又像玩绕口令。不知这娘们儿又在玩什么花招，问她是什么事，没有直接回答，只说：

"你很快就会明白。"

既然这样，我懒得再问。今年国际国内的经济形势不太好，美元走软，房价暴跌，油价高企，股市阳痿，出口萎缩……这一切，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我家的生活。在这样生计艰难的关口，常乐没有袖手旁观，而是毅然决然地参与到社会经济建设的大潮中来，无论如何都是令我高兴和感慨的。那么，管她是站柜台、当文员还是开店铺呢，参与就好--我知道她是无缘去干走私的，更不可能贩毒。

星期天下午，我正在富华大厦的办公室，和杨工谈论股市。（没想到，无欲无求的杨工竟然也炒股。用她自己的话来说，"不炒股，真不知道该干点什么。"）杨工做超短线，非但没亏，还小赚了一点。她炒的是预期消息：网上说创业板可能要上市了，她马上买入"龙头股份"、"复旦复华"，过一两天就卖掉，不管它是不是还在继续涨；印花税下调了，她又赶紧买入"中信证券"、"太平洋"等证券股，同样过一两天即卖出；外界盛传中央即将出台"三农"优惠政策时，她已经把资金投向"北大荒"、"隆平高科"了……这样炒股，只要动作快，的确不至于亏钱。事实上若论对信息的敏感度，我自认不比她差，可是贪欲太盛，总掌握不好卖出的时机，往往割肉收场！

第27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0)

"我注意了一下，"她说着，打开股市行情。我于是坐得更近些，倏然闻到她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。俗云"闻香识女人"，看来的确是经验之谈了。那像迟桂花一样芬芳的气味，暗中浮动，顽强撩拨着我……

"我注意了一下，这只股近期有启动--"

有电话进来了--来得有点不是时候。

是常乐。她说："你早点回家哦，对，买菜、做饭，都归你啦！"

"你呢，你在干吗？"

"你回来就知道了。"

常乐这样故弄玄虚，意在引爆我的好奇心，好让我早点回去。如此用心，引起了我的逆反情绪。不过，事情似有点反常：如果不是脱不开身，她又何苦专门打电话差遣我？常乐一般不给我打电话的。那就回去吧，反正事也做完了。（当然，也许还有可做而没做的事--谁知道呢？）

回家才知道，她和欧阳合伙开起了麻将馆--

馆址：一楼陈良凯的房子。馆主：常乐、欧阳美雨。规模：四台自动麻将机。主营项目：转转麻将。

我想起来了，前段时间常乐曾让我和老陈联系一下，问问他的房子可愿意出租。（老陈是我以前在K公司的同事，两年前调去海南分公司，听说在那边混得挺滋润，后来把老婆孩子也接过去了，房子物什统统交由欧阳美雨代为打理。）老陈语焉不详，说什么没准哪天就调回来了--听那口气，压根就没把几个租金放在眼里。我有点窝火，立马挂了电话。

但世事往往是这样，今天说往西，明天却有可能向东；今天是你求他卖，明天变成了他求你买。世事无常，谁敢打包票呢？常乐她们

能把麻将馆开起来，说明老陈还算知趣（毕竟，欧阳掌握着房子钥匙呢），最终同意了。听说租金也还算优惠，每月600元。

常乐说，本来她没想找人合伙的，可当她找欧阳拿钥匙时，欧阳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，两人一拍即合，每人出资6000元。两人一早就出去了。采购了麻将机、饮水机、椅子、茶具等设备以及瓜子、花生、茶叶、香烟、槟榔、葛根、甘草等消耗品。一个上午，所有物什买齐，并且专门去银行兑了零钱，又换了瓦数较高的灯泡，拖了地，打扫了卫生，一切准备停当。正式开张时，老徐还特意燃放了鞭炮以示庆祝。我回家时，空气里仍弥漫着一股幽微的火药香。馆里座无虚席，哗啦啦的麻将声，一派热火朝天。常乐和欧阳两位老板脸上荡漾着笑容，在人群中穿梭来去，倒茶、敬烟，忙得没工夫说话。我在门口站了一忽，想了想，也绽开笑脸走了进去。

第28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1)

"伍老板，就缺你了！"

"是啊，你这当老板的怎么才现身啊？"

"伍老板，你这一开张，老关就难受啰！"

"老伍，快来摸一把，哈哈！"

大家七嘴八舌的，我只有点头哈腰，笑得更欢些。事实上，我很害怕这样的场面，我害怕成为焦点。我更愿意躲在大家看不到的角落里，做点有意义或无意义的小事。我不会打麻将，所以不便也不愿在这里久留。但是，在开溜之前，似乎总得表示一下。我想了一下，抱拳道：

"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大家捧场！"老板"就不要叫了，惭愧！"

我上了楼，逃回家中。心中感慨不已：这娘们儿好像有变身术啊！不做事则已，一旦做起来，还真是闪电速度。不是么，昨天这时候还毫无动静，转眼已是开张大吉、热火朝天了！回想起常乐以前说"开麻将馆有钱赚，这生意也适合我"时的向往、自信的表情，的确生动。我一时肃然起来，正襟危坐地默念起了观音法号，祈祷她们生意兴隆，顾客络绎不绝……

直到快天黑时镜子玩得满头大汗回来，我才突然记起炊事重任在身。看着厨房里冷冷的锅台灶具，顿时傻了眼……

23

我这人没有什么大的理想，总是随随便便，活得像一个影子，或者一声叹息。

这或许正是我做什么事都不太成功的原因。反观身边那些成功人士，不论上班的、干工程的还是做生意的，大都有着翔实的职业规划。有的人把它刻在心里，时时反刍；也有人甚至是白纸黑字的挂在案头，时时加以警醒和自我鞭策。就连当年一心幻想着当妇科医生的

张民，如今都改邪归正了，正正经经地在日记里列起了一二三，清清楚楚，毫不含糊。

按常乐的说法，我甚至有点消极，这一点我也不得不承认。我这人凡事但图简单，不费或少费心力：更愿意做出纳而不是会计，更愿意当科员而不是科长，更愿意进平常随意的小餐馆吃饭而不是星级酒店，更愿意写点短章随笔而不是恢弘巨制（常乐因此断定我成不了作家）……

其实我也有过理想。小时候，我幻想当一名电影放映员。（放电影好玩，而且总是处在群众中心。）学生时代，我又想当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，有个自己独居的小房子，有一把藤椅，桌子上有台灯--夜晚可以和单身女教师在灯下谈谈恋爱……

第29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2)

记得高中一次体育课上，我和欧阳秋跑到澡堂后面的空地上小便。欧阳秋指着我们刚画下的"地图"，煞有介事地说：

"伍汉，你以后肯定当老师，因为你尿的是书和黑板的形状。"

这当然是无稽之谈，但听说以后会当老师，我心里还是高兴的。

"哦！那你呢？"

"我嘛，是要发大财的--你看我画的是一个铜板，嘿嘿。"

我终究没能当老师，他却真的发大财了。这小子对自己的预见竟然那么准确！早知如此，我也学着他尿成一个铜板好了。然而我却尿的书和黑板--这是不是表明，我的命运，冥冥之中已被欧阳秋当年那谶语般的玩笑所限定？

不久前我和他提起这事，他憨厚地笑着，却说：

"有这样的事么？我怎么不记得？"

"你天天忙着数钱，怎么会记得。"我说，"NND，搞得你现在穿皮鞋，我却只能穿草鞋。"

"穿草鞋环保，呵呵。"

玩笑是这样开着，但我从不嫉妒他，也不嫉妒谭矮子或其他有钱人。这世上有钱人太多了，哪能一个个去嫉妒？岳老子有句口头禅，"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"。我很欣赏这个态度。毕竟，比尔·盖茨只有一个，李嘉诚只有一个。何况自己能力有限：投资玩不赢巴菲特，农业搞不过袁隆平，篮球更不是姚明的对手。好在我虽然是无产阶级，真正忍饥挨饿、揭不开锅的日子并没有过。

"你这些，说白了都是借口。"欧阳秋说，"你知道吗，嫉妒是一种动力。你没有这种动力，死水一潭，怎么能掀起惊涛骇浪？"

"借口？"

"这么说吧，伍汉，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十年了--十年内还不发展起来，一切都晚了。你想想，到了五六十岁，就是揣着几百万，你又

能怎么样？吃，不过一餐两碗；穿，只是几尺布的蔽体之需。女人？那时候恐怕你也力不从心啰，哈哈！……"

对女色的欲念令他两眼放光，似乎要抢在力不从心之前，尽可能地多做一些什么。我的脑中，立即想到了他和谭矮子在一起荒唐时的幻影。两人可谓各有千秋：一个腆着个孕妇般的大肚子，一个运动着那一米五几的身材，滑稽到家了。欧阳秋临时撇下发展经济的话题，说：

第30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3)

"还是做女人好哇！一个再平凡的女人，身上都有可"取"之处。"

"那当然！要不怎么被称为天使呢？"

"你说，她们会不会也用同样的眼光看待我们？"

"但愿吧，哈哈。"

我应付着，可是实在没有谈论女人的心情。欧阳秋那一番说辞，戳到了我的痛处。再过几年40，然后50、60……一路飞奔而去，不会给你留一点思索的余地。父母渐渐老迈了，我得扶持他们；镜子过几年就升初中了，功课更紧，我得督促着；又希望常乐身体平安，不复疾病灾患。不知道大嫂的印刷厂谈得怎样了，打个电话问问才是。事情是这样的：喝茶的时候，你尽管把人生看得无比虚无，把人间看作一间暂居旅店，把自己比作一缕烟尘，在空气里消散甚至消失；可到了吃饭的时候，你又立即恢复成凡体俗胎，从云层中跌落下来，七窍流血。这时你才遽然发现，生活即是一个乱石堆，而你必须从中走出一条路。不，不是说非得戴一顶"理想"这样的大帽子，你需要的，只是认真地活着，该干吗干吗--人家早就付诸行动了，而你并不比人家高明。

你突然觉着欧阳秋的实在了。

你突然觉着张民的明智了。

你突然觉着常乐的苦心了。

--你在何处?

25

我如此真切地体悟世态的凉热，是在国庆节的前一天，目睹欧阳美雨意味深长的微笑。

常乐叫它9月30，我称之为9月之末日。就在这一天，欧阳从麻将馆抽身而出，留下常乐独自应对，真是釜底抽薪啊。晚饭后，她特意过来，跟常乐进行账务交接，顺便交代一些事务。当然，除此之外，

她更是为着比较正式地表达歉意而来。不，她当然不会说"抱歉"，可是整个过程中她脸上淡淡的、意味深长的微笑，已然说明了一切。

而在整个过程中，常乐却面如死灰，没有一些活气，像是欧阳的相反数一般。这使我觉得，欧阳不如板着脸孔而来，一番争吵，然后不欢而散。这样更利于心情单边下沉，在跌落到谷底后，起死回生。

论理，麻将馆有收益（受奥运会与文明城市评选的影响，生意有所下降，但还是有一定收益的），一个人经营更合算。问题是，以常乐的体质，一个人根本吃不消。常乐一个人吃不消，压力势必就转移到我身上来了。而对于麻将馆，我是帮不上什么忙的，常乐十分清楚这一点。欧阳走后，她一副愁苦的样子，我看不下去，于是说：

第31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4)

"实在不行就拉倒，没必要太伤脑筋。"

"说得轻松！慢慢做上路了，就这样放弃？--你一个月挣多少？"

他娘的，竟这样刺激我。要知道，我这人平生最怕受人嘲讽；而面对常乐这一说，我甚至无力反驳，苦恼至极。全身的血液都变成了火药，只等着燃烧、爆炸了。这样的生活，我没法不颓唐。而一个颓唐的人，他可以不顾一切：

"嫌我穷是吗？嫌我穷，你可以马上走！"

"凭什么是我走？"说着即起了哭腔，"你以为，和你在一起，很幸福吗？"

"我也不觉得幸福--不知道为什么。"

"伍汉，你有点良心，好不好……"接着便是呜咽，说不出成句的话来。

我还想说点什么，但她已经离开，洗过脸，带上馆子的钥匙出去了。门在她身后摔得山响，像打在我脸上的一记耳光。这时镜子从房里走出，无声地停在门口。我看时，发现小小的脸蛋上淌着珠泪。我赶紧抱她入怀，紧紧的，欲给以最大的暖意……

"怎么啦，镜子？"我温柔地。

她不作声。

"弹过琴了吗？"

她点点头。我想了想，终于说：

"镜子，你幸福吗？"

镜子用力地点着头，很有点强调的意味……

几天前，常乐就跟我说，欧阳不想搞了。常乐建议她再坚持一段时间--比如干到元旦，但终于没奏效。欧阳说，是老徐不让搞了，说太辛苦。这些我并非不相信：欧阳不是曾在院子里晕倒过么？可见体质也不是太好。后面的话，常乐没有多说，但我当然能听出弦外之音-

-人家欧阳多好，老公有钱，想不做了就不做了。是的，老徐离开K公司后，运气就好得一塌糊涂。他在一个资产不下五个亿的私人老板那里做项目经理，月薪一万二，配备了一辆切诺基，年底还有分红。基于这样的现实，他当然不在乎欧阳在麻将馆每月两三千的血汗钱了。

这样的现实，经由麻将馆，经由常乐传导到我这里来，成为一记重锤，时时敲打着我这脆弱的神经。

镜子睡了，呼息均匀。我在客厅里走来走去，坐卧不安。我想，假使今天晚上常乐绝望自杀，我该担负若干的责任--那么，下去看看她吧，也顺便，帮点什么……

第32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5)

已经没有顾客了，常乐正在拖地。我做作地去抢拖把，她挣扎了一秒钟，随后将拖把一扔，夺门而出。我拖完地回家，黑咕隆咚的。她已经睡了，连灯都不给我留一盏。

"真够绝的，"黑暗中，我故作幽默，"就不怕我，趁这月黑风高？……"

没有任何反应。而后有吸鼻子的声音，原来她在哭。

"常乐！怎么啦？"我说，"你别想多了。"

我摇晃着她，反反复复追问。过了很久，她说：

"伍汉，咱们离婚吧。这样真没意思。"

"别发神经了，睡吧，啊。"

"离了，也许我们都好过些。"

说真的，我平时很少去想离婚这样的事。这倒并不是说我对眼前的生活非常满意没有抱憾，我之所以不愿想那些事，一是觉得俗气：满大街的人都在喊离婚闹离婚，而我最不爱跟风，不想加入大合唱。其次，对于离婚的程序、手续，我并不了解--电视剧里通常都是以一纸协议来表现，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简单。对一个不了解也不想了解的事，能有多少兴趣去想呢？常乐现在喊离婚，无非是因为晚上吵架负了气。可是，动不动拿离婚说事，有意思吗？就不能积点口德？

"常乐，你是真心想离呢还是--"

"我可是说真的。"

"嗯，这样的话，很好。"我开始严肃起来，"这样吧，我给你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：如果明天早上你还是坚持要离，这婚我们离定了，明天一早就去办；如果只是一时冲动，我奉劝你以后别老拿离婚说事！"

夜晚过去是早晨。一切很好。常乐起了床，给我们做肉丝面呢。我稀里哗啦地吃着面条，一抬头，见常乐正看着我，一副破涕为笑的

表情。镜子已经吃完了，她今天竟吃得格外得快……

国庆长假期间，顾客还不少。我也帮着她，在馆子里来来回回，添个茶，拿个烟什么的，一路小跑，典型的店小二模样，感觉却并不坏。而我还可以在每天打烊后，欣赏一番常乐在台灯下清点利润的满足表情--那个表情，具足感人心魄的力量。它使我觉得，生活其实是美好的，关键是自己要学会享受。

然则，长假过后，K公司的旧友们又回外地分公司上班去了，我们的生意也即时清淡下来。老徐绝不会再带客人来；老方倒是来，可也改变不了太多。更要命的是，老关夫妇总要暗地里搞点行动--他们的手法越来越炉火纯青了，不让你看出一点痕迹。这样一来，免不了几家欢乐几家愁。常乐的脸色，成为生意好坏的晴雨表。我也不敢再说什么，心想如果实在做不下去了，就让它自生自灭罢。

第33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6)

就这样，磕磕碰碰的，坚持了一个月。一天常乐跟我说，她只有85斤了。想想也真是啊，事事要操心，吃不下又睡不好，不瘦下来才怪。那么，我们这样苦苦地撑着，究欲何为呢？以牺牲健康去赚一点小钱，太不上算。其实我也早就虑及麻将馆的前途了，这时便拿出十二分的英勇和果决来，说：

"算啦，别搞了，那样苦苦撑着，何必呢？"

常乐看着我，眼里闪过亮光，一如包袱卸下……

26

父母给我妹带小孩，在青岛又住了半年了。这天打电话来，说乡下某某亲戚要过八十大寿了，让我无论如何回去一趟，代他们奉上贺礼，并且要预备一副寿联。

这真让我为难。贺礼，当然是不成问题的；可是这寿联，脑袋都想烂了，还是一无所获。倘在城中，我可以随便凑两句话应付。乡下不一样，乡下物质虽然匮乏些，但舞文弄墨方面，却是十分讲究的，马虎不得。你要是写得不好，有的老者甚至会当面嘲讽："您大学生就是厉害呀！比我们家小四写得好。"--把你跟他家才读小学的后代作比，叫你羞愧得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我向父亲坦陈难处。然而他坚持让我作，并且说：

"那年你帮我写的发言稿就很好嘛--你还记得么？"

我想了想，是有那么回事，正是父亲荣任村小学校长（全校只有3个老师，哈哈）那一年。那次村小学期末统考成绩不错，居全学区第一。父亲作为校长，被要求在学区总结表彰大会上发言。我当时正好在家，便帮农活繁忙的父亲当了一回枪手。

现在想想，写那种八股文章其实不难，有一整套的模式可以遵循甚至套用。我不过是借用了一些陈词滥调，诸如"重在一个严字，贵在一个实字，难在一个恒字"；再如"既要土豆，也要红薯"（形容各科全

面发展）；"下学期目标为1357：争取评上1个县级三好学生，3个区级三好学生，学区单科竞赛5人次获奖，县教育报发表7篇稿子"如此等等。就这样一个东西，居然在会上大受欢迎和肯定，始料未及，让我莞尔不已。

可是，作对联与写八股文怎么可以相提并论？幸而我想起了一副老对联，到时候或许可以借来一用：

第34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7)

百岁可预期 廿载后如今日健

群芳齐上寿 十年前已古来稀

父亲多年来一直很低沉的声音，使我感到了一种沉重的归宿。是的，他的声音越是低沉，接下来的话题便越是沉重，譬如这次。谈完寿联的事之后，他的声调陡然沉了下去：

"伍汉哎……"

我蓦然一惊，知道他又有什么叫人难以负荷或者惮于直面的事要和我说--如果是比较乐观开心的事，他的声音要响得多也亮得多。譬如那年他专门打电话提醒我收看一个叫做《天下粮仓》的电视剧，便是这样说的：

"伍汉！我跟你说啊，中央一台最近……"

他说那个片子很好，很有"教育意义"。我听着，直接地、不加掩饰地笑了起来。

"伍汉哎，我正在给你写信……"父亲说。

我更愕然了，对于他写信的因由，简直有点害怕知道。这年代，电话这么方便，如果想节约一点，他也可以让我妹跟我Q聊代为转达啊，为何还要写信？难道单单为了怀念久违了的写信的味道？不，不会。我头脑里立即以闪电的速度，设想了十几种可能，却没一个有绝对的把握。

"爸爸，什么事啊，您别吓我。"我想，要来的事，躲也躲不掉，与其这样担忧着（甚至是提心吊胆），还不如早点捅破、曝光，然后，该怎么办还怎么办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什么事，令父亲如此郑重其事；同时我也要检验检验，自己能否处变不惊……

"也没什么事……"他说着，像在寻找更恰当的措辞，"唉，说来说去，都是老生常谈。"

"哦，您说。"听他说"老生常谈"，我轻松了一大半，知道不是什么可怕的突发事件。我甚至能猜到一点了。

"我和你妈妈，"他显得很小心，好像有点怕说，"这几天一直在想，你们俩，还要生个孩子……"

噢，是够沉重的。怪不得他采用那么低沉的音调。

然后他从多个方面加以阐述。他说，国家当年实行计划生育，是不得已而为之；可现在呢，人口锐减造成的一些负面效应已开始显现。高层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了，虽然不便立即修改国策……接着又列举了一些电视或报纸上看到的事实，加以印证。这使我很吃惊，父亲竟对此用了那么多心思。说了政策层面的可能性之后，又从乡土亲情的角度，晓之以理并动之以情。最后从我和常乐的实际情况出发，进行可行性分析：你们俩年纪说大不大（还处在有生育能力的阶段）说小不小（也得抓紧了）；经济方面更应该不是问题--想过去我们带大你们那么多孩子……

第35节：第2章 忧世与伤生(18)

听到这里，我已是面如死灰，只知道机械地漫应着："嗯，是，是的。"没错，先前我也曾有过这样的设想，可是世易时移，一切都已改变，我也不再去计较一些看似很重要的东西了。我甚至想，我能看透的那些东西，父亲居然没能看透；我能坦然看待的，父亲无法坦然……

然则，父亲错了吗？六十多岁的老同志想要一个孙子，何错之有？父亲没有错，如果不能得到满足，就是我的不孝、我的大逆不道哇。电话里，我听到母亲正在旁边不遗余力地补充、订正、解释。我理解父亲和母亲，真的，我也理解他们对我的不理解……还要怎么说呢？或许某一天，心情再次突然改变，像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，毅然献身于人类自身的再生产。

"不过爸爸，那是一个系统工程……我，会考虑的。"

我不得不这样说，作为对他们的初步安慰。我知道，和平演变了那么长的时间，他们需要这样一个比较正面、比较积极的回答。

挂上电话，我更加茫然，只想放开喉咙吼叫几声。镜子扑进我的怀里。我抱着她，心里涌起一股异样的感动和无助。常乐在偷偷地打量着我，试图了解我们说了些什么，以及我此刻的心情。

--没有人知道，在这灯光初上的夜里，只有我，负载着最沉重的希望，与最难解的忧伤……

第36节：第3章 五家有女(1)

第3章

1

"夫妻生活"久了，自然就有孩子了。

谁说不是呢？细心的读者大抵早已纳闷："伍汉，怎不见你正经地谈谈孩子？"是啊，我又何尝没意识到这个，只是觉得如果一开始就谈到孩子，容易引起未婚先育的嫌疑。先"夫妻"一段时间，再适时地带出孩子，不是更顺理成章么？现在好了，爱情日益寡淡，让孩子粉墨登场吧。好，我的小孩--

学名：伍汉裳。

小名：镜子，米箩。

性别：女。

出生年月：2000年2月。

目前身份：北岭小学四年级学生。

血型：O型。

口头禅：那是不可能的！

最喜爱的食品：方便面及学校商店黑心出售的各类垃圾食品。

最喜爱的颜色：粉红色。

最喜爱的卡通剧：《猫和老鼠》，《喜羊羊与灰太狼》。

最喜爱的课外书：《阿衰》，《哆啦A梦》，《红猫蓝兔七侠传》。

……

哈哈，有几个地方或许需要解释一下。学名"伍汉裳"，的确有点太那个。当时我刚好读过日本学者写的一篇《鲁迅脱掉的衣裳》，心里琢磨着，女儿是要继承我的衣钵的，算是我脱掉的衣裳……没加多想，就这么定下了。又因为相貌与我酷似，有人甚至夸张我们父女"可以互为镜子"，乃取小名"镜子"；至于"米箩"，是由mirror（英语，镜

子）音译得来的。我父母听到"汉裳"、"米箩"这些名
字，"米"啊"裳"的，欢喜得了不得，觉得小孙女将来必定衣食无忧。虽属歪打正着，我听了却也欢喜。

我只要在家，必与镜子形骸亲密，互相追打戏闹，不知休止。常乐因此有点吃醋，还说："吃那么大的苦生下你，就没有一点点像
我！"

"瞎说！性别随了你，就是最大的像你！"我说。

可是常乐听了，却有一点黯然的神色。

立冬以来，气温一天天降低，镜子因此受了凉，咽喉发炎，干咳不止。吃了几天的药，仍不见好转，反倒似乎咳得愈加厉害，不过总算能咳出痰来了。虽然有太阳，可是朔风野大，我担心她还是穿少了。趁常乐在厨房里做菜，我找出羽绒衣让她穿上。镜子穿上羽绒衣，站在穿衣镜前，莞尔不止。她说穿多了不方便写作业，但言语间并无抱怨，反倒觉得很好玩。

直到常乐从厨房出来，狠狠地批评了我们一顿，镜子才不情愿地脱下羽绒衣。

受凉引发咳嗽，镜子以前也有过，每次都要拖上个把星期。镜子也发过高烧，到过四十度。可是奇怪，即便生病，她的情绪也总是高涨的。譬如今天早上在刷牙时，还兴致勃勃地突然问我：

"爸爸，人类在地球上有几亿年了吧？"

我于是嗯嗯啊啊了一阵，但这已经对付不过去了。她需要比较准确的答案，或者说，需要我比较正式的、认真负责的回答。我于是想了想，说：

"那倒还没有--大约有170万年了吧。"

这样的时候，我便深感自己的知识面太过窄小。所幸关于170万年前的云南元谋人的知识，我还记得一点。

第37节：第3章 五家有女(2)

儿童的思维是跳跃性的。譬如我们在饭桌上埋首饕餮的时候，她会忽然发问：

"妈妈，你说魏老师和马老师谁负责一些？"

或者，在肯德基一边吃薯条，一边说（她吃东西时，话尤其多）：

"麻雀一点都不怕我。"

害得我刚喝到嘴的可乐，喷得满地都是……

当然，说思维富于跳跃性，绝不单单是儿童。成人思维的跳跃之快、之频，绝不在儿童之下。只不过成人谙熟"病从口入、祸从口出"的道理，能安守理智，决不让不合时宜、不合场面的念头蹦出口来。不仅如此，有时候话还得反着说。嘴里说"再坐一会"，但客人怎么听都是在下逐客令。年终总结大会上说"总体来看还是不错的"--其实暗含了一种批评。同样，常乐对我说"讨厌"的时候，我感到的却是她的愉快。

儿童的可贵，全在于天真、纯净。镜子已进入梦乡，没有再咳。她的小猫小狗和娃娃们也都进入梦乡了：有一个还趴在枕边，其他的滚到了地板上。

夜确乎很深了……

2

镜子在一天天长大。她不只是我和常乐的重要话题，也常常成为我们争吵的引线。

常乐先后给女儿在少年宫报了舞蹈、奥数、电子琴等课程。我虽然并不赞成这样去挤兑小孩玩儿的时间，但常乐犟，只得依了她。常乐说："这是一个竞争社会，别的小孩都在学，镜子怎么可以不去学呢？"

但从此以后，母女俩的争执便成家常便饭。镜子在家贪玩，不能自觉练琴和劈叉，反倒是沉迷于卡通和玩具。这原属儿童天性，我一般不过多呵斥。常乐就不一样了，催了几次没有效果，见镜子还坐在沙发上看电视，便将手中的梳子扔了过去。我的血液登时涌上来，于是走出书房，怒喝道：

"常乐你还有没有人性？是对待阶级敌人吗？这样心狠手辣！"

说罢我关了电视，牵着镜子去练琴，看到梳子在她手上留下的红印。她抹着眼泪，却并不哭出声来。我安顿好她，带上门走出来。

很快，房间里就飘出电子琴的乐声。

常乐坐在沙发上，低了头，不知想些什么。我只觉得无趣，不想再与她为孩子的事纠缠不休。我想，与其学得那么痛苦，常乐又管教得那么辛苦，则还不如不学。仔细想想，电子琴弹得好，与锄头用得好、针线活做得好有什么异处？一点雕虫小技而已，不值得那样伤脑筋。但这话我也不想说出来，免得又听常乐的"这是一个竞争社会……"

第38节：第3章 五家有女(3)

电子琴当然可以不学，可是语文数学英语，却不能不学，而且要学好，这是个浅显的道理。镜子成绩不算拔尖，但在班上总能排进前十。她的问题是粗心，做个家庭作业，要么丢三落四，要么粗心大意，让常乐大为恼火。于是，常常听得她破口大骂，声色俱厉。然而镜子听多了，不但听不进去，反而顶撞起来。作业做完了，有时竟拒绝让常乐检查……好在孩子总归单纯，再调皮，再倔强任性，几秒钟以后就能变天，会为什么事而重新依赖着常乐了。

镜子不在家而常乐心情也不错的时候，我跟她说过多次，让她在面对孩子的错误时，态度温婉一些，春风化雨一些。我说重要的不是让她一下子学多少，而是良好性格的养成。常乐惭愧地点着头，"我也常想，我平时是不是太那个了。可看到她屡犯的一些低级错误，我心里那个急……"

常乐的脾气，既然在孩子面前都未能稍做修正，这辈子怕是改不了了。在这一点上，她倒是很服我。"也怪啊伍汉，你原本是个爆脾气，但对镜子却这样宽厚柔情！"

我听了满心欢喜，并得意地说：

"哈哈，正常啊！碰到美好的人与事，人性深处潜伏着的善就被激活了，自然会折射出一缕爱的光芒……"

4

"要是长沙是首都就好了。"

吃晚饭时，镜子无头无脑地来了这么一句。可怜我满嘴辣椒，大笑之下，呛得眼泪直流、咳嗽不止。待我终于咳出误闯进气管的辣椒籽并洗漱完毕，她们已经吃完了。我恼羞成怒：

"镜子！以后注意点，吃饭时别说那些废话！"

可是镜子依然乐不可支，在那里胜利地狂笑。镜子开心，我其实也是开心的，但我不想过早放弃我的不快。我想让她明白：吃饭时说

话本来就不对，何况因此影响到他人；同时，以今天的事为反面案例，向她强化一点公德意识。然而，道理总是刻板、无趣的，跟她说多了也没用；好在她长大以后，自然会明白这些。

"作业都做完了？"我问。

"做完了！"

"那还不去练琴？"

听到练琴，镜子笑不出来了。尽管不乐意，嘟囔着嘴，但还是进房里去了。不久之后，便响起几段练习曲。为什么还在弹这些？这些曲子不是早就滚瓜烂熟了么？我旋即明白过来，镜子故意弹这些老曲子，意在消极抵抗，哈哈。我想，该好好督促督促了。不好好练，怎么学得下去？（她们的电子琴班最初有将近20个小朋友，现在只剩7个了，其中还有两个也在勉为其难，都被老师留校过两次了。镜子还算马马虎虎，7人里面数她和另一个小女孩弹得最好。）不，我并不想像傅雷对待傅聪那样严苛，我也没指望她像傅聪那样成名成家；但不学则已，既然学了就要好好学。

第39节：第3章 五家有女(4)

"别弹曲子了，先把和弦、音阶练熟了再说。"

"和弦、音阶我都会！"

"会什么会？以后每次练琴，都得从这个开始！"

镜子很不爽，觉得我是最可厌恶的老师。初学乐器的人，总是心浮气躁，总想着走捷径，不愿意下苦功。可要学好琴，哪里有什么捷径？和弦、音阶都弹不好，五线谱都不能熟识，怎么弹曲子？过去我练习吉他，就是因为基础不扎实，吃尽了苦头，弹来弹去还是那几个曲子，未见长足的进步。

镜子没法，只得依了我，一遍遍地弹那些枯燥无味的和弦、音阶和琶音。常乐去麻将馆忙去了。我开始检查镜子的家庭作业：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科学、美术，加起来有七八页之多。镜子的负担未免太重了，这使我心乱如麻……而那咿咿呀呀的琴声，恍惚间，似乎也颤抖摇曳起来，变成撩人心魄的呜咽……

我矛盾不已，不知如何是好。道理很清楚，不严加督促，镜子终将"乱弹琴"；而以我心慈手软的本性，怎么也扮不出一个铁面无私的师长或一个旧式家长的风范。如果她自己厌恶弹琴倒也罢了，那就到此为止；偏偏学琴是她自己要求的，况且很有乐感，接受能力也不错。她的问题是不专心，自制力太弱，而课业也越来越重了……她的英文课本上，已经出现了用汉字注音的情形：school注着"思故"，listen注着"立森"……

琴声不知何时停止了。我进去看时，发现镜子趴在电子琴上，睡得很香。口水淌在琴键上，濡湿了一小块。我抱她起来，只见口水仍然牵扯着琴键，藕断丝连的。"镜子，你吃饭时说什么来着？长沙是首都？……"我想吵醒她，陪我说说话。但她的确太困了，咂巴了下嘴巴，继续沉睡。我于是给她洗了手脸，让她睡下了。我再次附在她的耳边，逗她：

"镜子，刚才国家说了，要把首都迁到长沙来呢！"

这样地惊扰她的好梦，的确无聊。镜子生气地甩了几下头，翻了个身，才又沉沉地睡去。我傻笑着，赶紧走出来。

委实说来，对于镜子学琴，我看重的不是技术。（我前面就说过，电子琴弹得好，与锄头用得好、针线活做得好有什么异处？）我看重的，是希望她借学琴的机会，养成一些良好的品性--就像俗语说的，"学琴的孩子不会学坏"。我更看重的，是希望她多受些古典音乐的熏陶。（是的，我总觉得，中国相比西方，单从教育、科研、工业技术来讲，赶上甚至超过只是迟早的事；唯独在欧式古典音乐领域，可以说是绝望的。）镜子是个女孩，作为父亲，我可以不苛求她将来一定成为"白骨精"（白领、骨干、精英），但我希望她能有领略、欣赏欧洲古典音乐的福气……

第40节：第3章 五家有女(5)

5

看看镜子这些日记吧--

2007年1月18日　星期四　雪

昨天，下了一场大雪！

可我叫它霜！

因为霜很硬，雪很软。

霜不会化，雪一下子就化了。

2007年2月13日　星期二　阴

今天我和爸爸打羽毛球。

我打得可好了！我打，爸爸接不住。我再打，爸爸还是接不住。

爸爸也打得很好，可是打不过我。

我以后要好好打羽毛球，拿世界冠军。

2007年9月17日　星期一　晴

今天，老师说到"突然"的近义词"忽然"。

这时我忽然看到一只苍蝇飞过，突然被我的同桌抓到了，心里感到有点可笑。

不过这是真实的哦，呵呵！

……

镜子的日记过于"短小精悍"了，看得我有点忧虑。她写日记，从不考虑文章的什么架构什么主题，凭的仍是孩童那一种童心童趣，行止皆随所欲。日记这样写也就罢了，可应试教育下的作文呢，还这样写，那不是很危险吗?

常乐多次表达了她的担忧。她说："你多辅导辅导她，让她学会观察。要不然，这样下去……"

我理解她的担忧，但不同意她的说法。镜子的问题在于懵懂未开，尤其在学习上，还像个幼儿园的小孩，显得很不老成，根本没认

识到努力学习的重要性。至于观察，镜子的观察力早就不一般了--她甚至有着非凡的洞察力。

譬如她能很快辨认出电视画面中的黑头发黄皮肤，到底是中国人、日本人还是韩国人，出错的几率很小。不仅如此，中国人里面，她也能大致地分辨出大陆人、台湾人和香港人。这让我吃惊不小。问她是根据什么辨认的，她很不以为然：

"哎呀！反正就是觉得……觉得……"

她说不出个所以然，这我能理解。镜子和那些拿着高薪、终日里人云亦云的大学教授不同，没有那夸夸其谈的、看似严密到无懈可击的理论体系。她根据的，仅仅只是感觉。幸运的是，在这里，感觉恰恰是最可靠的。

这使我也兴致生焉。深入研究了几次，发现这中间确实有些路数。譬如我很难想象哪天日本国也生长出一个赵本山那样的演员。而要我相信蔡琴、徐小凤那样的歌手是在中国大陆长大，也相当为难。我终于明白了，镜子认人的依据，并不是外在的黑头发黄皮肤，而是文化背景的差异所导致的表情差异。文化这个东西，听起来很虚，可是无孔不入呵！可以侵入到人的血液和神经里，连人的表情都要受它支配。

我暗想，等镜子长大了，"理论体系"建立起来了，真可以和她好好地探讨一下。我们也可以"略论中国人的脸"，为何总是一种俗相……

镜子说话，从来不拐弯，也不避讳。比如那天我坐在沙发上，她向我走来时，我逗她玩，赶忙装睡。她看我闭上了眼睛，竟然大声地说：

"死了？"

我悚然一惊，连忙睁开眼，看到她在哈哈大笑。被镜子那么一问，自己真的死过一次了似的，一时真有点难言的哀惋。

不过没关系，起码镜子是开心的。

第41节：第4章 我们的时代(1)

第4章

3

生活有时戏剧化得令人目眩。

星期五傍晚，在回家的路上，我突然接到老包的电话。一开始我还不知道是他（离开K公司后，我就删除了他的手机号码），接通后听那声气，觉得有点熟悉，却又完全陌生。他说：

"伍总，在……在哪里忙呢？"

"哪位？"

"啊，我是老包、包瑜啊--还在忙吗？"

"哦！是包科啊。"

"是的是的，是我。"

这姓包的哪跟神经搭错了？这样卑躬屈膝的，可不像当初催我办离职手续时颐指气使的包科长，也不像过去虽一团和气但多少保有一点自尊的老包。尤其他左一个"伍总"，右一个"还在忙吗"，叫人大跌眼镜（幸好我不戴眼镜）。如果当时我在抽烟，肯定被呛个半死。我现在和他无干无涉，找我有什么事？反正我不会再让他们来榨取一滴血、一滴汗了。事情就是这样，算是我怕了你们而离开你们，从此井水不犯河水，桥归桥路归路……

"有事吗？"

"啊，是这样的……"

他嗯嗯啊啊了好一阵，前言不搭后语的。我愣了半天，总算弄明白了。大意是，当初给我办离职手续时，"因为实在太匆忙"，费用补偿计算有误。"所以今天特地给伍总您打电话，您如果抽得出时间，我们见面谈一下……"他越发拘谨礼貌了，听得我浑身起鸡皮疙瘩。五十多岁的科长，竟以"您"称呼我三十多岁的下岗职工，凭什么？！我知道了，他认为给我的补偿款算多了，现在要我退回多算的部分；怕我

不干，所以不得不奴颜媚骨一番。日他娘的，我为K公司当牛做马服务十三四年，毫无道理地被要求下课，补偿那么微乎其微的一点钱（微乎其微得我都不好意思说），还多了、要我退回去？这算怎么回事？人间尚有公理吗？真要这样，老子和你们拼到底！我伍汉别的没有，杀猪刀，可是早就磨好了的，锃光锃亮……

第42节：第4章 我们的时代(2)

"伍总，要不我们就到四海酒店，先随便吃点晚饭？"

他这样一说，我愈加愤然。不就吃餐饭吗，不就是一场鸿门宴吗？老子没有退缩的道理，何况我正好借机发泄一下。想要我退钱是不可能的，那无异于送死。

"行啊！有哪些人？"--如果有过于面目可憎的人在场，我就懒得去。

"就咱俩，就咱俩。"他说。

我刚走进酒店大门，就听到老包的声音："伍总，这里！"抬头一看，他正站在楼梯口，笑眯眯的样子，活像一棵迎客松。"弄得跟哈巴狗一样，这又何必！"我心里想。

"伍总，难得您有时间，我们……"

刚进了包厢坐定，他又来了，仍然是这副口气，我听得很是厌恶。

"老包，别这么酸溜溜的，咱们直来直去好了，爽快一点！你说的那个钱--"

"对，我知道我知道！"

他先是愣了一下，听我说到钱，才像通了电一般，立即活过来了。接着，他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个大信封，恭恭敬敬地递过来。

"这是一万，伍总点一下吧。"

我愕然了，不知如何作答。他接着说：

"伍总，那次真不好意思啊！小陈是新来的，数没算准确；我又恰好事情多，没仔细核对……"

我明白了，原来他说的计算有误，是给我少算了。但既然这样，他为何还要如此恭恭敬敬的呢？我并没有为这些事吵闹，也没打算要向法院起诉呀。哎，先不管那么多了，有人把钱送上门来，总是好事……

"哦，没事的，我自己还不知道这个事呢，你别太在意。"我说，"我领了钱，该签字什么的呀！要不我先打个收条--"

"不用那一套了，伍总。那样做，倒看出我的"小"来……"

看他态度坚决，我也不再坚持。可思来想去，还是觉得这事蹊跷莫名。论理，领款签字，是天经地义的事。老包今天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陌生？猜不透，我因而沉默下来。

菜点了很多，甚至有我并不感兴趣的海鲜；酒是剑南春。这给我的不安感又增添了砝码。"老包，我们两个人，随便吃点东西就行了，何必这样破费！"这是我的真心话。在外面吃饭，固然不宜太寒酸，但太奢侈更令人觉得羞耻。老包一定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，我想。但他自己不说，我也不便细问。

第43节：第4章 我们的时代(3)

"哪里！没什么菜……"他说。

他越是这样，我就越觉得蹊跷。一顿饭吃下来，我如堕五里雾中。

"伍总，还是你们自己当老板好哇！"

"哪里！混口饭吃而已，还是在贵公司这样的国企当干部来得舒适安逸啊！"

"唉！难啊！你知道，公司现在--唉，不提这些。来，我敬你！"

"还是我敬你吧，来！"

"不，说好了我敬伍总--以后还得靠伍总多关照哦！"说着脖子一仰。

于是我也脖子一仰，干了。什么关照不关照的，听得很不是滋味。老包到底要我关照什么？或者说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他当他的科长，我讨我的生活，不搭边呀！

"老包，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要跟我说？有什么话，直说好了，遮遮掩掩可不是爷们儿！"

"嗨，哪有的事！"他说，"对了伍总，让你离职那事，我一直很愧疚。不过你也知道，那都是上头的意思。我，充其量只是一个工具……"

"那些破事还提它干吗？！我现在不也还没饿死吗？"

"那是那是！"老包鸡啄米似的点着头，态度十二分的恳切。

从饭店出来，已经快九点了，街上灯火通明。老包意犹未尽，一定要请我去洗澡。不，不是去洗浴中心，而是个体户开的那种小包间--有小姐全方位服务的。那种地方我并不想去，然而今夜，浸润在满街灯火和老包热情的蛊惑中，我突然有点想了……

一进门，几个小姐便围拢上来，全都裸着肩，肉烘烘又闹哄哄的，很有点百"鸡"争鸣、百"花"齐放的气象。当然，纵使弱女三千，

我只要一瓢。我试了试其中一个的胸情，还不赖，便点了她。帮我洗完澡，那妞便不声不响地脱下衣裳，躺在了浴桶旁边的床上。我走过去，倏然闻到一股应该是源自她下体的硫化氢似的特别的气味，袅娜着四散开来，很恶心。唉，""迁客"、"骚人"，多会于此"，想想也难怪。于是我开始穿衣--览物之情，得无异乎?

"大哥怎么啦？你不想？"她问，似乎很不满。

"不想。臭！"

她无奈地穿上衣服，嘟哝了几句什么，走了。我在床上小坐了片刻，抽了一支烟，依稀听见老包与他的忘年搭档在隔壁房间里进行床上运动的呻吟声。"包科，悠着点！一把年纪的人了，可别搞坏了！"我想。

从小店里出来，老包满面红光，仿佛忽然回到少年。相形之下，我却比较沮丧。心意既然动了，实不甘如此了局。我也曾想另找一家店子，但当着老包，只得作罢。何况这时候我的电话响了，常乐打来的……

我先送老包回家。老包今夜身心舒畅，兴奋异常，一路上甚至跟我讲起他家里的一些秘密级事件。这使我相当惊讶，也相当同情。下车时，他突然抓着我的手，极秘密地说：

"秦总要当公司老总了，据说伍总和他……"

哦，是吗？不过对秦之麟升官，我并不感意外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。原来老包整个晚上的用意，就在这句话上面。把最重要、最关键的话，留在最后面说。这叫一个画龙点睛呵！

我琢磨着这事，摸了摸老包交给的款子，愣了半晌说不出话来。